唐語林卷四

豪爽

元宗爲潞州別駕入覲京師尤自負值暮春豪家子數輩游昆明池方飲次上戎服臂鷹疾驅至前諸人不悅忽一少年持酒船唱曰今日宜以門族官品自言酒至上大聲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臨淄王李某諸少年驚走不敢復視上乃連飲三銀船盡一巨餡乘馬而去

元宗幸太山回車次上黨路逢父老負擔壺漿遠迎上親加存問受其所獻賜賚有差父老舊識者上悉賜酒與之話舊所過村鄉必令詢問或有喪疾俱令弔䘏百姓欣然乞願駐蹕及車駕過金橋(原注橋在潞州)御路縈轉上見數十里旌旗嚴潔

羽衛整肅謂左右曰張說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旗千里挾案此下原闕一字上黨止于太原眞才子也左右皆稱萬歲遂詔吳道元韋無忝陳閎等令寫金橋圖其聖容及上所乘馬照夜白陳閎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鷹鳥器仗幃幕吳道元主之犬馬驢騾牛羊駱駝熊猿猪雞之類韋無忝主之其圖謂之三絕

上爲皇孫時風神秀異英姿雋邁于朝堂叱武攸曁曰我國家朝堂汝安得恣蜂蠆而狼顧耶則天聞之曰此兒氣槩終當是吾家太平天子

元宗在藩邸時每歲畋于城南韋杜之間嘗因逐兎意樂忘反與其徒十餘人饑倦休息于大樹下忽有一書生殺驢拔

蒜爲具甚備上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姓名王琚巡
自此每遊必過其舍或語多合上意乃益親之及韋氏專制
上憂甚密言之琚曰亂則殺之又何慮焉上遂納其謀平國
內難累拜琚爲中書侍郎預配享
元宗洞曉音律絲管皆造其妙制作諸曲隨意即成如不加
意尤愛羯鼓橫笛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爲比嘗遇二月
初詰旦巾櫛方畢時宿雨始晴景氣明麗殿庭柳杏將拆上
曰對此景物豈得不爲他判斷乎左右相目將令備酒獨高
力士遣取羯鼓上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原註上自製也）神氣自
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指而笑曰不喚我作天公可乎嬪嬙
侍臣皆稱萬歲又嘗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迴徹纖埃不起即

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墜下其神妙如此

元宗起涼殿拾遺陳知節上疏極諫上令力士召對時暑毒方甚上在涼殿坐後水激扇車風獵衣襟知節至賜坐石榻陰霤沈吟仰不見日四隅積水成簾飛灑座內含凍復賜冰屑麻節飲陳體生寒慄腹中雷鳴再三請起方許上猶拭汗不已陳纔及門遺洩狼籍逾日復故謂曰卿論事宜審勿以已方萬乘也

元宗性俊邁不好琴會聽琴正弄未畢叱琴者曰待詔出謂內官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

元宗封太山進次滎陽旃然河見巨黑龍命弧矢而親射之矢發龍滅自是旃然伏流于今百餘年矣按旃然卽濟水溢

而爲滎遂名斾然左傳楚涉潁次于斾然即其地
武后朝嚴安之挺之昆弟也安之爲長安丞曹權過京兆至今爲寮者賴安之之術焉挺之則登歷臺省亦有時名挺之薄妻而愛其子嚴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元英（原註 妾也）未嘗慰省我母何至于斯母曰吾與汝子母也以汝尚幼未知之也汝父薄行嫌吾寢陋枕席數宵遂即懷汝自後相棄爲汝父離婦焉其母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元英方睡武持小鐵鎚擊碎其首及挺之歸驚愕視之已斃矣左右曰小郎君戲運鎚而致之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也父曰眞嚴挺之子武年二十三爲給事黃門明年擁旄西蜀累于飲筵

對客騁其筆札杜甫拾遺乘醉而言曰不謂嚴挺之乃有此兒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捋虎鬚耶合坐皆笑以彌縫之武曰與公等飲饌所以謀歡何至于祖考耶房太尉琯微亦有所忤憂怖成疾武母恐害賢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峽母則可謂賢也然二公幾不免于虎口矣李太白作蜀道難乃為房杜危之也其略曰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非人化為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杜初自作閬中行豺狼當路無地遊從或謂章仇大夫兼瓊為陳子昂拾遺雪獄高侍御適與王江寧昌齡申寃當時同為義士也李翰林作此歌朝右聞

之皆疑嚴武有劉焉之志其屬刺史章彝因小瑕武怒遣命杖殺之後爲彝之外家報怨嚴氏之後遂微焉

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一日忽致書于襄陽于司空頔其言懇切而傲睨自若似無郡僚之禮書曰閤下爲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頹眞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鑒也太穆幼孤二百餘口飢凍兩京小郡俸薄尚爲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息雷霆之威廻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廬符山人遣

童子賫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漢上蘊有文藝而家貧與姑婢通其婢端麗解音律漢南之最也姑貧鬻婢于連帥愛之以類無雙原註無雙即薛太保之愛妾至今圖畫觀之給錢四十萬郊思之不已即强就府署覷一見焉其婢因寒食節來從事家還值郊立于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緑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郞是路人或有寫郊詩于公座公覩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及見郊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郞是路人便是君製也四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于幃幌奩匣悉爲贈飾之物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公遽命召焉戎不

敢違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妓之詩其辭曰寶鈿青蛾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慇懃好取襄王夢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爲異代之所稱豈可奪人愛姬爲己之嬉娛以此觀之誠可竄身于無人之地遂以繒帛贐行爲書謝零陵守

李尚書翺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悴殷堯藩侍御當筵而贈詩曰姑蘇太守青蛾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坐繡衣皆不識可憐紛臉淚雙垂李公詰其事乃故姑蘇臺韋中丞愛姬之女也李公曰吾與韋族其姻舊矣速命更舞衣卽延入與韓夫人（原註吏部之姪）相見顧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遂于賓榻中選士嫁之舒元與侍郎聞之贈李公詩曰湘江舞

罷忽戚悲便脫蠻靴出絳帷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李尙書初守廬江有重繫者當大辟引慮之時啟曰昔于羣小專習一藝願于貴人之前試之乃曰長嘯也公命緩繫而聽之曰不謂蘇門之風出于赭衣之下遂蠲其罪後鎭山南夜聞長笛之音而瀏亮不絕問是何人吹也具云府獄重囚令明日引來官吏遞相尤怨夜使囚徒爲樂罪累必深及至公曰汝之吹竹已得其能少不事農桑可爲伶人耳卒歲而憐愍之便令奔去

李相紳督大梁日聞鎭海軍進健卒四人一曰富倉龍二曰沈萬石三曰馮五千四曰鏤子濤悉能拔橛角觝之戲翌日于毬場內犒勞以老牛筋皮爲炙狀瘤魁之臠（原註魁酒鐏也盛一斗二）

升多以栖槐瘤爲之或銅鑄也坐于地茵大枓令食之萬石等三人視炙堅羸莫敢就食獨五千瞋目張口兩手捧炙如虎啖肉丞相曰眞壯士也可以撲殺西胡醜夷又令試觝戲倉龍等亦不利獨五千勝之十萬之衆爲之披靡于是獨留五千倉龍等退還本道語曰壯兒過大梁如上龍門也城北門常扃鐍不開開必有事公命開之騾子營騷動軍府乃悉誅之自此遂安也李公旣治淮南決吳湘之獄而持法淸峻犯之者無宥有嚴張之風也狡吏奸豪潛形匿迹然出于獨見賓佐莫敢諫之李元將評事及弟仲將嘗僑寓江都李公羈旅之年每止于元將之館而叔呼之榮達之後元將稱弟稱姪皆不悦也及爲孫子方似相容又有崔巡官者居鄭圃與丞相同年之

舊特遠來謁纔到客舍不意家僕與市人有競詰其所以僕曰宣州館驛崔巡官下其僕與市人皆抵極法令捕崔至曰昔嘗識君到此何不相見也崔生叩頭謝曰適憩旅舍日已遲晚相公尊重非時不敢具陳卑禮伏希哀憐獲歸鄉里遂縻留服罪笞股二十送過秣陵時人相謂曰李公宗叔翻爲孫子故人忽作流囚邑人懼禍渡江過淮者衆主吏啟曰戶口逃亡不少丞相曰汝不見淘麥乎秀者在下糠粃隨流隨流者不必報來自此一言竟無踰境者又有少年勢似疎簡自云辛氏郎君來謁丞相於晤對之間未甚周至先是白居易寄元相詩曰悶勸迂辛酒閒吟短李詩且曰辛大邱度性迂嗜酒李二十紳短而能詩辛氏郎君即邱度之子也因謂

李公曰小子每憶白二十二丈詩曰悶勸疇昔酒閑吟廿丈詩李曰辛大有此狂兒吾敢不存舊乎凡諸臣族快辛子之能忤丞相之受侮有一曹官到任儀質頗似社公李公見而惡之書其狀曰著青把笏也請料錢觀此形骸足可驚歎左右皆竊笑焉又有宿將有過請罰且云老兵倚恃年老而刑不加若在軍門一百也決竟不免其刑凡所書判或是卒然故趣事者皆驚神破膽矣初李公赴薦嘗以古風求呂光化溫謂齊員外煦及弟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爲卿相果如其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中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先是元相廉察江東之日修龜山寺魚池以爲放生之

所戒其僧曰勸汝諸僧好自持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莫厭看經坐便是浮生得道時李公到鎮遊于野寺覩元公詩笑曰僧有漁罟之事必投于鏡湖後有犯者遂不恕復爲一絶以示之云剃髮多緣是代耕好閑人死惡人生祇園說法無高下爾輩何勞尚世情汲水添池活白蓮十千鬌鬣盡生天凡庸不識慈悲意自葬江魚入九泉忽有老僧謁顔以因果喻之丞相問阿師從何處來荅曰貧道從來處來遂決二十曰任從去處去至如浮溥賓客莫敢候問三教所來俱有區別海内服其才俊

李衛公佐武宗平上黨破回鶻自矜其功于平泉莊置構思亭伐叛亭以自旌

李丞相回少嘗遊覃懷王氏別墅王氏先世仕宦子孫以力自業待之甚厚回深德之及貴王氏子賫其家牒求謁不得通于金吾鼓舍伺丞相出拜于道左久之方省曰故人也遂廩餼之逾旬以前衛除大理評事取告身面授舊制大理寺官初上召寺僚或在朝五品以上清資保識王氏本耕田宗無故舊復邀回言之回問有狀乎對曰無又曰有紙乎曰無神中何物曰告身即取告身署曰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李回識仍謂諸曹長曰此亦五品以上清資也

宣宗幸苑中回顧仗外舍屋際有倚竹一竿可見者止尺餘去御馬百步外遂命弓橫綜上挾矢曰朕以法制威天下而党羌窮寇敢來于我連年兵不解我今射此竹卜其濟否左

右聳觀上攘袖挽弓一發洞其竹分而爲二矢貫于外左右呼萬歲賀于馬前未逾月羌果滅

裴相爲宣州觀察朝謝後閒行曲江荷花盛發與省閣諸公同遊自慈恩至紫雲樓下見五六人坐水次裴與諸人憩于旁中有黃衣飲酒軒昂笑語輕脫裴稍不平問曰君所任何官對曰諾卽不敢新授宣州廣德縣令復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曰諾卽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于是奔走而去一席皆歡聞者大笑左右訪于吏部云有廣德縣令已請換羅江令矣宣宗在藩邸聞之常與諸王爲笑樂及卽位裴爲丞相因書麻制回謂左右曰諾卽不敢新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長孫趙公朝宴酒酣樂闋顧羣公曰無忌不才幸遇休明之

運因緣寵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貴可謂極矣公視無忌何如越公（原註）楊素有大功封越公或對曰不如或曰過之公曰吾自揣誠不羨越公越公之貴也老而無忌之貴也少

李太師光顔女未聘從事許當及幕僚因從容次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冀其選揀謝曰李光顔一健兒也遭遇多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已選得一壻也諸賢未見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即某女之壻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足矣

渾太師瑊年十一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邱戲問將乳母來否其年立跳盪功後二年收石堡城收龍駒島皆有奇數

馬司徒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問其地名曰埋懷村大喜曰擒賊必矣

容止

開元中燕公張說當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處元宗嫌其異已賜內樣巾子長脚羅幞頭燕公服之入謝元宗大喜

元宗早朝百官趨班上見張九齡風儀秀整有異于衆謂左右曰朕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裴僕射遵慶二十入仕裹折上巾子未嘗隨俗樣凡代之移易者五六而公年九十時尚幼少所裹者今巾子有僕射樣

韓晉公久鎮浙西所取賓佐隨其所長無不得人嘗有故舊子弟投之與語更無他能召之讌而觀之畢席端坐不旁視

不與比坐交言後數日署以隨軍合監庫門使人視之每早入惟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

李相國程爲翰林學士以階前日影爲入候公性懶每入必逾八塼後號爲八塼學士

鄭珣瑜爲河南尹送迎中使皆有常處人吏窺之馬足差跌不出三五步議者以珣瑜爲河南尹可繼張延賞而重厚堅正前後莫有及

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師盧鈞年八十自樂懸南步而及殿墀稱賀上前舉止中禮士大夫歎之十二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太子少師柳公權亦年八十復爲百官班首自樂懸南步至殿下力已委頓及上尊號聖敬文

思和武光孝皇帝公權諫曰光武和孝御史彈之罰一季俸世譏公權不能退身自止

薛調李瓚同年進士調美姿貌人號為生菩薩瓚俊爽人號為劍閣調寬恕而瓚猜忌論者以時人所稱協其性也劉元章罷江夏入朝以風標自任一日調謁之倒屣出迎愛其風韻去而街衢皆歎四既去謂左右曰若不見其（案此下有闕文）也調為翰林學士郭妃悅其貌謂懿宗曰駙馬盍若薛調乎頃之暴卒時以為中鴆卒年四十三常覽鏡曰薛調豈止四十三乎豈嘗有言其壽者耶

杜相審權鎮浙西性厚左右僮僕希見其語在翰林最久習于慎密在鎮三歲自初視事坐于東廳至其罷去未嘗易處

雖大臣經過亦不踰中門視事之暇日未夕非有故不還私室端默斂衽常若對賓旅夏日中欲寢息則顧軍將令下簾或四顧無人即自起去簾鈎以手捧軸徐下簾至地方拱退進止雍容如畫時杜悰先達人謂之老杜相審權爲小杜相

魏僕射元忠每立朝必得常處人或記之不差尺寸

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爲世所聞鎮成都日委執政于孔目吏邊咸日以妓樂自隨宴于江津都人士女懷擲果之羡雖衞玠潘岳不足爲比善巾裹蜀人見必效之後乃翦紗巾之角以異于衆也閭巷有襃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耶比至豬豚之肆見儈豕者謂屠主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以官妓行雲等十人侍宴移鎮渚宫

曰于合江亭離筵贈行雲等感恩多詞有離魂何處斷烟雨江南岸至今播于倡樓也

自新

江淮客劉圓嘗謁江州刺史崔沆稱前拾遺沆引坐勸曰諫官不可自稱司直評事可矣須臾他客至圓稱曰大理司直劉圓沆甚賞之

李銛錡從父弟也爲宋州刺史聞錡反狀慟哭悉驅妻子奴婢無老幼量頭爲枷自拘于觀察使朝廷憫之薄貶

天寶已前多刺客報恩李汧公勉爲開封府鞫囚有意氣者感哀勉求生縱而逸之後數歲勉罷官客行河北偶見故囚厚迎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德妻曰以縑千匹可

乎曰未也二千匹可乎亦曰未也妻曰大恩難報不如殺之故因心動其僮哀勉密告勉被衣乘馬而遁比夜半百餘里至津店津店老人曰此多猛獸何故夜行勉因言其故未畢梁上有人瞥下曰幾誤殺長者乃去未明攜故因夫妻二首而至示勉

田神功自平盧兵使授淄青節度舊官皆偏裨時部曲神功平受其拜及此前使判官劉位已下數人並留在院神功待之亦無降禮後因圍宋州見李光弼與敕使打毬聞判官張傪至光弼答拜神功大驚歸幕呼劉位問之曰太尉今日見張郎中來與之答拜是何禮也位曰判官幕客使主無受拜之禮神功曰公何不早說遂令屈諸判官謝之曰神功武將

起自行伍不知朝廷禮數誤受判官等拜又不言成神功之過今還諸公拜遂一一拜之

包誼江淛人下第遊漢南與劉太眞相會辯難劉辭屈責其不敬誼擲盃中其額後太眞爲禮部侍郎誼應舉太眞覽其文卷于包侍郎佶之家初甚驚歎及視其名迺包誼也遂黙然至出牓宰相欲有去留面問太眞換一名太眞不能對忽記誼之姓名遽言之遂中第

魏僕射本名眞宰武后朝被誣構下獄有司將出之小吏聞之以告魏魏喜曰汝名何曰元忠遂改從元忠焉

企羨

進士張倬濮陽王柬之曾孫也時初落第兩手捧登科記頂

之曰此千佛名經也其企羨如此
盧杞令李揆入蕃揆對德宗曰臣不憚遠使恐死于道路不達君命上惻然欲免之謂杞曰李揆耆老無使杞曰和戎之使且須諳練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後差使小于揆年者不敢辭遠使矣揆既至蕃長曰聞唐家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箇李揆爭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謾之也揆門第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 揆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罷淮海也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瘁看即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苗給事子纘應舉次而給事以中風語澀而心中至切臨試

又疾亟纘乃爲狀請許入試否給事猶能把筆淡墨爲書曰入其父子之情切如此其年纘及第

開元以後不以姓名而可稱者燕公許公魯公不以名而可稱者宋開府陸兗州王右丞房太尉郭令公崔太尉楊司徒劉忠州楊崖州段太尉位卑而名著者李北海王江寧李館陶鄭廣文元魯山蕭功曹獨孤常州崔比部張水部梁補闕韋蘇州二人連呼者岐薛燕許（原註大手筆）李杜姚宋（原註亦曰蘇宋）蕭李（原註文章）元和後不以名可稱者李太尉韋中令裴晉公白太傅賈僕射路侍中杜紫微位卑名著者賈長江趙渭南二人連呼者元白又有羅鉗吉網（原註酷吏）員推韋狀（原註能吏）又有四夔四凶

于良史為張徐州建封從事每自吟曰出身三十年白髮衣猶碧日暮倚朱門從未污袍赤公聞之爲奏章服焉

韓僕射皐爲京兆尹韋相貫之爲畿甸尉及貫之入爲相皐爲吏部尚書每至中書韋常異禮以申故吏之敬皐家自黄門以來三世傳執一笏經祖父所執未嘗輕授于僕人之手歸則別置于卧内一榻以示敬慎

趙昭公以舊相爲吏部侍郎考前進士杜元穎宏詞登科及鎮荆南又奏爲從事杜公入相昭公復掌選至杜出鎮西川奏宋相申錫爲從事數年杜以南蠻入寇貶刺循州遂卒宋以宰相被誣謫佐開州後數年昭公始卒公凡八任銓衡三領節鎮皆帶府號爲尚書惟不歷工部其兵部太常皆再任

年八十七薨其間未嘗遇重疾儉素案儉素趙璘因話錄作異數壽考爲
朝中之首

權文公德輿身不由科第嘗知貢舉三年門下所出諸生相
繼爲公相號得人之盛

趙郡李氏元和初三祖之後同時一人爲相藩南祖吉甫西
祖絳東祖而皆第三至大和開成間又各一人前後在相位
德裕吉甫之子固言藩再從弟皆第九珏亦絳之近從

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于姑臧公而人謂尚書爲
文章李益庶子爲門戶李益而尚書兼門地焉嘗姻族間
有禮會尚書歸笑謂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兩箇坐頭總
是李益

李太師逢吉知貢舉牓未放而入相禮部尚書王播代放牓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脚迹門生前世未有

陽城爲朝士家苦貧常以布衾木枕質錢數萬人爭取之

李愿司空兄弟九人四有土地愿爲夏州徐泗鳳翔宣武河中五節度憲爲江西觀察嶺南節度愬爲唐鄧襄陽徐泗鳳翔澤潞魏博六節度聽爲夏州靈武河東鄭滑魏博邠寧七節度一門登壇受鉞無比焉

胡尚書証河中人大傅昭公鎭河中尚書建節赴振武備桑梓禮入謁持刺稱百姓獻昭公詩云詩書入京國旌旆過鄉關州里榮之進士趙櫓著鄉籍一篇誇河東人物之盛皆實錄也同鄉中趙氏軒冕文儒最著曾祖祖父世掌綸誥櫓昆

弟五人進士及第皆歷臺省盧少傅宏宣盧尚書簡辭宏正簡求皆其姑子也時稱趙家出外家敬氏先世亦出自河中人物名望皆謂至盛檜著鄉籍載之

楊僕射於陵在考功時舉李師稷及第至其子相國嗣復知舉門生集候僕射而李公在座時人謂之楊家上下門生世有姑之壻與姪之壻謂之上下同門葢以此況也

李相石庾尚書承宣門生不數年李佐魏博軍因奏事特賜紫而庾尚衣緋人謂李侍御將紫底緋上座主

李相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雅俊茂唐冲薛庠袁都時謂之玉笋

柳公權與族孫璟開成中同在翰林時稱大柳舍人小柳舍

人自祖父郎中芳已來奕世文學居清列久在名場淹屈及擢第首冠諸生當年宏詞登高科十餘年便掌綸誥侍翰苑性喜汲引後進多出其門以誠明待物不妄然諾士益附之

開成三年書判考官刑部員外郎紇干公崔相羣門生也紇干第時于崔相新昌宅小廳中集見座主及爲考官之前假借崔相故第亦于此廳見門生焉是年科目八人敕頭孫河南穀先于鳫門公爲丞紇干封鳫門公

文宗自大和乙卯歲後常戚戚不樂事稍閒則必有歎息之音嘗幸三殿東亭見横御架巨軸上指謂畫工程修已曰此開元東封圖也命內臣懸于東廡下上舉玉如意指張說輩歎曰使吾得其中一人則可見開元之理

文宗爲莊恪太子選妃朝臣家子女悉令進名中外爲之不安上知之謂宰臣曰朕欲爲太子求汝鄭間衣冠子女爲新婦扶出來田舍齁齁地如聞朝臣皆不願與朕作親情何也朕是數百年衣冠無何神堯打朕家事羅訶去案此句文義難解疑有脫誤或是當時俚語遂罷其選

馮河南宿之三子陶寬圖兄弟連年進士及第連年登宏詞科一時之盛無比大和初馮氏進士十人宿家兄弟叔姪亦八人焉

李石丞廣年二十九爲尚書右丞

宣宗好儒多與學士小殿從容議論殿柱自題曰鄉貢進士李某或宰臣出鎮賦詩以贈之凡對宰臣及上言者必先整

容貌易衣盥手然後召見語及政事即終日忘倦
宣宗愛羨進士每對朝臣問登第否有以科名對者必有喜
便問所賦詩賦題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優而不中第者必
歎息久之嘗于禁中題鄉貢進士李道龍宦官知書自文宣
二宗始
宣宗尙文學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舉宣宗索登科記
顥表曰自武德以後便有進士諸科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
家記錄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郎趙璘採訪諸科目記撰成
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于聖朝敕翰林自今放牓後仰寫及
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仰所司逐年編次
李某爲中丞奏孔尙書溫徐相商爲監察御史孔爲中丞李

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歸而爲丞郎每讌集時人以爲盛事
大中九年沈侍郎詢以中書舍人知舉其門生李彬父叢爲
萬年令同年有起居之會倉部李郎中蟥時在座因戲諸進
士曰今日極盛某與賢座主同年謂郴州李侍郎也衆皆以
爲異是日數公皆詣賓客馮尚書審則又郴州座主楊相國
之同年也舉座異之
張不疑進士擢第宏詞登科當年四府交辟江西李中丞凝
東川李相回淮南李相紳興元歸僕射融皆當時盛府不疑
赴淮南命到府未幾以協律郎卒不疑娶崔氏以不協出之
後娶顏氏
東夷有識山川者徧禮五嶽一拜而退惟入關望華山自關

西門步步禮拜至山下仰望嘆詫七日而去謂京師衣冠文物之盛由此而致

崔起居雍少有令名進士第與鄭顥齊名士之遊其門者多登第時人語爲崔雍鄭顥世界自起居郎出守和州遇龐勛寇歷陽雍棄城奔浙西爲路巖所構賜死雍兄明序福兄弟八人皆進士列甲乙科當時號爲點頭崔家澹容貌淸瘦明白擢第升朝崔鉉辟入幕先是朝中以流品爲朋甲以名德淸重者爲首咸通中李都爲大龍甲頭沙汰名士以經緯其伍渭澹兄弟也澹在品中以渭强侵爲麤卒不取焉渭卑屈欲見取其黨皆避之

瑯邪王氏與太原皆同出于周瑯邪之族世貴號䭲頭王氏

太原子弟爭之稱是已族然實非也太原自號鈙鏤王氏崔氏博陵與清河亦上下其望族博陵三房第二房雖長今其子孫即皆拜第三房子弟爲伯叔者蓋第三房婚娶晚遲世數因而少故也姑臧李氏亦然其第三房皆受大房第二房之禮清河崔氏亦小房最著崔程出清河小房也世居楚州寶應縣號八寶崔氏寶應本安宜縣崔氏夢捧八寶以獻敕改名焉程之姨北門李相蔚之夫人蔚乃姑臧小房也判鹽鐵程爲揚州院官舉吳堯卿蔚以爲得人竟亂筦攉之任程累郡無政績小杜相聞程諸女有容德致書爲其子讓能娶焉程初辭之謂人曰崔氏之門若有一杜郎其何堪矣而杜相堅請不已程不能免乃于寶應諸院取一娣姪嫁之其後

讓能貴爲國夫人而程之女不顯

進士舉人各樹名甲元和中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後有東西二甲東呼西爲芒芒隊言其無藝也開成會昌中又曰鴿鵒解頭衆議郎命通又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又有薄徒多輕侮人故裴說侍御作美人賦譏之後有東西華羅甲又曰鴿頭阿都雅識郎命通又有大小二甲又有汪巳甲又有四字甲言深輝軒庭又四凶甲又芳林十哲言其與俛官交游者劉煜任江汨李巖士蔡鋌秦韜玉之徒鋌與巖士各將兩軍書題求華州解元時謂對軍解頭大和中又有杜顗竇紉蕭嶰極有時稱爲後來領袖杜昇自拾遺賜緋後應舉及第又拜拾遺時號着緋進士鄭延昌相

公爲京兆尹兼知貢舉

白居易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于石立于墓側相傳洛陽士人及四方游人過瞩墓者必奠以巵酒故冢前方丈之土常成渥

崔魏公鉉與江西李侍郎騭同在李相石襄陽幕中鉉自下追入不二年拜丞相騭時在幕爲李相草賀書曰賓筵初啟曾陪樽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鈞之下原註杜佑佐權德輿郗李珏佐牛僧孺幕後與使主同爲相

鄭裔綽爲浙東觀察使奏侍御史鄭公綽爲副使幕客與府主同姓聯名甚寡

咸通末鄭渾之爲蘇州錄事談銖爲鹺院官鍾輻爲院巡俱

廣文時湖州牧李超趙蒙相次俱狀元二郡地土相接時爲語曰湖接兩頭蘇連三尾

蘇員外粹與母弟冲俱鄭都尉顥門生後粹爲東陽守冲爲信陽守欲相見境上本府許之兩郡之守攜賓客同府主出省俱自外郎兄弟之榮少比

范陽盧自興元元年癸亥德宗幸梁汴二年甲子鮑防侍郎知舉至乾符二年乙未崔沆侍郎知舉計九十二年而二年停舉九十年中登進士者一百一十六人諸科在外而爲子皆聯子（案此句疑有訛誤）所不聯者不十數人然而世謂盧氏不出座主自唐來唯景雲二年考功員外郎盧逸知舉後無繼者韋都尉保衡常怪之咸通十三年盧莊爲閣長都尉欲以知

禮部莊七月卒盧相攜在中書以爲恥廣明元年乃追盧渥中丞入知舉帖經後黃巢犯闕天子幸蜀韋昭度侍郎于蜀代之放十二人

閩自貞元以前未有進士觀察使李錡始建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爲新學記云縵胡之纓化爲青衿林藻弟蘊與歐陽詹覩之歎息相與結誓繼登科第

薛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儀獨持國政嘗淩晨入朝循洛水堤步月徐轡詠云脈脈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羣公望之猶若神仙焉

元宗既誅韋氏擢用賢良革中宗之政依貞觀故事有志者莫不想太平中書令姚元崇侍中宋璟御史大夫畢構河南尹李傑皆一時之選時人稱姚宋畢李焉

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已下官敕宰臣入集賢院分寫告身以賜之侍中裴耀卿因入書庫觀書既而謂人曰聖上好文書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學徒雲集官家設教盡在是矣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有蘭臺東觀宋有總章陳有德教周則虎門麟趾北齊有仁壽文林雖載在前書而事皆瑣細方之今日則豈得扶輪捧轂者哉

傷逝

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反陷洛陽王師敗績關門不守車

駕幸蜀次馬嵬驛六軍不發賜貴妃死然後駕發行至駱谷上登高平馬上謂力士曰吾倉皇出狩不及辭宗廟此山絕高望見秦川吾今遥辭陵廟下馬東向再拜嗚咽流涕左右皆泣又謂力士曰吾取張九齡之言不至于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旣而取長笛吹自製曲曲成復流涕詔樂工錄其譜至成都乃進譜而請名上已不記顧左右曰何也左右以駱谷望長安索長笛吹出對之良久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齡可號爲謫仙怨有人自西川傳者無由知其本末但呼爲劍南神曲其音怨切動人大歷中江南人盛傳隨州刺史劉長卿左遷睦州司馬祖筵聞之長卿隨撰其詞意頗自得蓋亦不知事之始詞云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攜鳥

去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獨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其後台州刺史竇宏餘以長卿之詞雖美而與本曲意與不同復作詞以廣不知者其詞曰胡塵犯闕衝關金輅提攜玉顏雲雨此時消散君王何日歸還傷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萬山獨望天邊初月蛾眉獨自彎彎

德宗初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緑乘驢戴帽至樓下仰視久之俛而東去上立遣宣示京尹令以物色求之尹召萬年捕賊官李銘使促求訪李尉佇立思之曰得必矣出召幹事所由春明門外數里內應有諸司舊職事伎藝人悉搜羅之而緑衣果在其中詰之對曰某天寶舊樂工也上皇

當時數登此樓每來鵶必集樓上號隨駕老鵶某自罷居城外更不復見今羣鵶盛集又覺景象宛如昔時必知天子在上悲喜且欲泣下于是敕盡收此輩却係教坊李尉亦爲京尹所擢用後至郡守

貞元四年劉太眞侍郎入貢院寄前主司蕭聽尙書詩曰獨坐貢闈裏愁心芳草生山公昨夜事應見此時情大和九年仇士良誅王涯鄭注上或登臨遊幸雖百戲列于前未嘗少悅往往瞠目獨語左右不敢進問題詩云輦路生春草上林花發時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更于殿內看牡丹翹足凭欄誦舒元輿牡丹賦云俯者如愁仰者如悅開者如語合者如咽久之方省元輿詞不覺歎息泣下時有宮人沈阿翹爲

上舞河滿子詞聲態宛轉錫以金臂環乃問其從來阿翹曰妾本吳元濟女元濟敗因入宮

王太尉播少貧居瓜洲寄食多爲人所薄及登第歷榮顯掌鹽鐵三十餘年自劉忠州之後無如播者後鎮淮南乃遊瓜洲故居賦詩感舊李衛公出在蜀聞而致和其詩以寄播

宣宗以憲宗常幸青龍寺命複道開便門至寺昇眺追感者久之

杜豳公喪公主進狀請落駙馬都尉云臣每見官銜有駙馬字悽感難勝

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鏡用防己過今魏徵

殂逝一鏡亡矣

太宗聞虞監亡哭之慟曰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

杜羔有至性其父爲河北尉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羔常抱終身之感會堂兄兼爲潞州府判官鞫獄于私第有老婦辯對見羔出入竊謂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詰之乃羔母也自此迎歸又往求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詢館于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煙煤之下見字數行拂而視之乃其父遺迹言我子孫若求吾墓當于某村某家問之羔號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邱壠遂得歸葬

棲逸

宣州當塗隱居山巖卽陶貞白鍊丹所也鑪迹猶在後爲佛

舍有僧名彥範俗姓劉雖爲沙門而通儒學邑人呼爲劉九
經顏魯公韓晉公劉忠州穆監寧獨孤常州皆與之善各執
經受業者數十人年八十猶强精神僧律不虧唯頗嗜飲酒
亦不亂學者有攜壺至者欣然受之每飲三數盃則講說方
銳所居有小圃自植茶爲鹿所損衆勸以短垣隔之諸名士
悉爲運石共成穆兵部贄事之最謹嘗得美酒密以小甆壺
置于懷中累石之際白師曰有少好酒和尚飲否彥範笑而
滿引徐謂穆曰不用般石且來聽書遂與剖析奧旨至多不
倦人有得穆兵部遺彥範書者其辭云某偶忝名宦皆因善
誘自居班列終日塵屑卻思昔歲臨清澗蔭長松接侍座下
獲聞微言未知何時復遂此事遥瞻水中月嶺上雲但馳攀

想而已和尚薄于滋味深于酒德所食僅同嬰兒所飲或如少壯常恐尊體有所不安中夜思之實懷憂戀其誠切如此月日之下稱門人姓名狀和尚前

元和初南嶽道士田良逸蔣含宏有道業遠近稱之號曰田蔣良逸天資高峻虛心待物不為表飾呂侍郎渭楊侍郎憑觀察湖南皆師事之潭州旱祈雨不應或請邀之楊曰田先生豈為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良逸蓬髮敝衣欣然就轝到郡亦終無言即日降雨所居嶽觀內建黃籙壇場已具而天陰晦弟子請先生祈晴良逸亦無言岸幘垂髮而坐左右整冠履扶而昇壇亦遂晴霽嘗有村者持一絹襦來施良逸對衆便著坐客竊笑不以介意楊憑嘗迎至潭州良逸方洗

足使到乗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襪追及于衡門即于門外坐
氍堦著襪若無人在旁楊自京尹謫臨賀尉使使候之遺以
銀器艮逸受之便悉付門人使還艮逸曰報汝阿郎不久即
歸勿憂也未幾楊果移杭州長史艮逸未嘗干人人至亦不
送不記人官位姓名第與呂渭分最深後呂郎中溫爲衡州
刺史因祭嶽候先生告以使君侍郎之子及溫入艮逸下繩
牀撫其背曰你是呂渭兒子耶溫泣然降堦先生亦不止其
真率如此艮逸毋爲喜王寺尼寺中皆呼艮逸爲小師艮逸
常日負兩束薪以奉母或自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
傳寺衆晨起見一虎在田媪門外走以告媪媪曰毋怪應是
小師使致柴耳含宏有操尙時人以爲不及艮逸然二人齊

名常兄事晨逸善符術後居九眞觀會使弟子至縣市齋物不及期還詰其故云于山口遇猛虎當道不去以故遲滯含宏曰吾居此庇渠已多時何敢如此即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虎踣符下含宏聞之曰吾本以符却之豈知遂死既以害物安用術爲取符焚之後不復留意又有歐陽平者行業亦高兄事含宏而道業不及也歐陽一夕夢三爐自天而下若有召說既寤潛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繼之俄而田晨逸死含宏次年卒桐柏山陳寡言徐虛符馮雲翼三人皆田之弟子也衡山周混汙蔣之弟子也陳徐在東南品地比田蔣而馮在歐陽之列周自幼入道善科法亦爲南嶽之冠

江南多名僧貞元元和已來越州有清江清晝婺州有乾俊

乾輔時謂之會稽二淸東陽二乾

白居易少傅分司東都以詩酒自娛著醉吟先生傳以自敘

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伊水亭榭淸峻方冬與羣從子姪同登眺嵩洛既而霰雪微下說鎮金陵時江南山水每見居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思之不忘逡巡忽有二人衣蓑笠循岸而來牽引篷艇船頭覆靑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偶坐船後有小竈安銅甑而炊丱角僕烹魚煮茗泝流過于檻前聞舟中吟笑方甚盧歎其高逸不知何人從而問之乃告居易與僧佛光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

李瞻漢之子有文學氣貌淳古非其人雖富貴不交也累遷司封郎中歸茅山徵拜給事中不就兩京亂竟不罹其禍

李尚書襃晚年修道居陽羨川石山後長子召爲吳興次子昭爲常州當時榮之

吳郡陸龜蒙字魯望舊族也其父賓虞進士甲科浙東從事侍御史家于蘇臺龜蒙幼精六籍弱冠攻文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爲益友性高潔家貧思養親之祿與張搏爲吳興廬江二郡倅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三卷丞相李公蔚盧公攜景重之羅給事寄陸詩云龍樓李丞相昔歲仰高文黃閣今無主青山竟不焚蓋嘗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光化三年贈右補闕吳侍郎融立傳貽史官右補闕韋莊撰誄文相國陸希聲撰碑文給事中顏蕘書皮日休博士爲詩友寇死浙中方干詩名

著于吳中陸未許之一旦頓作詩五十首裝爲方干新製時輩吟賞降仰陸謂曰此乃下官效方干之所作也方詩在模範中爾奇意精識者亦然之薛許州能以詩道爲已任還劉夢得詩卷有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劉不能變態乃陸之比也

天寶之亂元結自汝墳率鄰里南投襄漢保全者千餘家乃舉兵宛葉之間有城守扞寇之力結天寶中稱中行子始在商餘山自稱元子逃難入猗玗洰始稱猗玗子或稱浪士漁者呼爲聱叟酒徒呼爲漫郎

崔趙公嘗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得否徑山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爲也

大歷中關東饑疫人多死滎陽人鄭損率有力者每鄉爲一大墓以葬棄尸謂之鄉葬翕然有仁義之聲損盧藏用之甥不仕鄉里號爲雲居先生

竟陵僧于水濱得嬰兒者育爲弟子稍長自筮得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姓陸氏字鴻漸名羽有文學多意思恥一物不盡其妙最曉茶鞏縣爲甆偶人號陸鴻漸買十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羽于江湖稱竟陵子于南越稱桑苧翁貞元末卒韓愈好奇嘗與客登華山絕頂度不可下返發狂慟哭爲遺書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絪居閿鄉拜右拾遺李周南居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爲轉遠轉高轉近轉卑也

賢媛

高祖乃煬帝友人煬帝以圖讖多言姓李將王每排斥之而後因大會煬帝目上呼爲阿婆面上不懌歸家色猶摧沮后怪而問久之方說帝目某爲阿婆面后喜曰此可相賀公是襲唐公唐之爲言堂也阿婆面是堂主上大悅

上都崇勝寺有徐賢妃妝殿太宗召妃久不至怒之因進詩曰朝來臨鏡臺妝罷且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

狄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南別墅未嘗入城仁傑伏臘每修禮甚謹嘗雪後休假候盧氏安否適見表弟挾弧矢攜雉兎來歸羞味進于堂上顧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啟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欲願悉力從其意姨曰吾止有一子

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慙而去

元宗柳婕妤有才學上甚重之婕妤妹適趙氏性巧慧因使工鏤板爲雜花象之而爲夾結因婕妤生日獻王皇后一匹上見而賞之因敕宮中依樣製之當時甚秘後漸出遍于天下乃爲至賤所服婕妤生延王肅宗每見王則語左右曰我與王兄弟中更相親外家皆關中貴族蓋柳氏奕葉貴盛人物盡高方輿公康城公皆北史有傳矣睢州後邁風格特異自隋之後家富于財嘗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娼曰嬌陳者姿藝俱美爲士子之所奔走睢州一見因求納焉嬌陳曰第中設錦帳三十重則奉事終身矣本易其少年乃戲之也翌日遂如言載錦而張之以行嬌陳大驚且賞其奇特竟如約入

柳氏之家執僕媵之禮節操爲中表所推元宗在人間聞嬌
陳之名及召入宮見上因涕泣稱痼疾且老上知其不欲背
柳氏乃許其歸因語之曰我聞柳家多賢女子可以備職者
爲我求之嬌陳乃以睦州女弟對乃選入充婕妤生延王及
永穆公主焉
元宗在禁中嘗稱阿瞞亦稱鴉壽安公主是曹野那姬所生
也以其九月而誕遂不出降常令衣道衣主香火小字蟲娘
元宗呼爲師娘時代宗起居上曰汝在東宮甚有令譽也因
指壽安曰蟲娘是鴉女汝後可與一名號及代宗在靈州遂
命蘇發尙之封壽安公主也
刑部郎中元沛之妻劉氏全白之妹賢而有文學著女儀一

篇亦曰直訓劉既寡居奉道受籙于吳筠先生清苦壽考長子固早有名官歷省郎刺史國子司業次子察進士及第累佐使府後隱居廬山察之長子潾好道不仕次子充進士及第亦尙道家

和政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潭肅宗宴于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緑衣秉簡謂之參軍樁天寶末番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爲善優因使隸樂工是日遂爲參軍樁上及侍宴者笑樂公主獨俛首嚬眉不視上問其故公主遂諫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眞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果寃横又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

阿布思之妻由是貴重公主即柳晟母

郭子儀鎮汾陽時殿中柳芳爲掌書記柳君有母汾陽王每因大讌嘗誡左右曰柳侍御太夫人就棚可先來告及趙夫人輿至王降階與僚屬序立候至棚而退嘗謂柳君曰子儀幼孤不識奉養今日幸忝恩寵踰望雖爲貴盛實無侍御之榮因嗚咽久之又曰若太夫人許見顧子儀之家當使南陽夫人以下執爨子儀自捧饌而趙夫人以清潔自居終不一往

劉元佐貴爲將相其母月織絁一匹示不忘本每觀元佐視事見縣令走階下退必語元佐吾向見長官曰事卑敬不覺恐悚思汝父爲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慄今踞當廳據案待

之亦何安也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元佐終不
失臣節
陸相贄知舉放崔相羣羣知舉而陸氏子簡禮被黜羣妻李
夫人謂羣曰子弟成長盍置莊園乎公曰今年已置三十所
矣夫人曰陸氏門生知禮部陸氏子無一得事者是陸氏一
莊荒矣羣無以對

唐語林卷四

唐語林卷五

補遺起高祖至代宗○案以下補遺四卷並采自永樂大典原分門目已不可考見今略以時代爲次無時代者編附于後

高祖旣受隋禪坐太極前殿會朝之次忽報南山急賊不測安南大首領馮盎前奏曰急擊之必退散無能爲也遣百騎禦之俄頃報賊南遁上召盎曰卿安能遠料賊果敗退盎曰奏報之時臣望氣雲形似樹辰在金金能克木擊之必勝上喜面賜金帶

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橋控弦四十萬太宗初親庶政驛召李衞公問策時發諸州府軍未至長安居人勝兵者不過數萬突厥精騎騰突挑戰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庫遨

其歸路帝從其言突厥兵遂退於是據險邀之遂棄老弱而遁獲馬數百匹金帛一無遺焉

李密掛漢書牛角行且讀

隋大業中李衛公上書高祖終不爲人臣請速去之後高祖入京師靖與滑儀衛文升等俱見收衛滑既死太宗慮因見靖引與語因請於高祖免之始隨趙郡王孝恭南征清巴漢擒蕭銑蕩一揚越師不留行皆靖之力也

英公始與單雄信俱仕李密結爲兄弟密既亡雄信降世充勣來歸國雄信壯勇過人勣後與海陵王元吉圍洛陽元吉恃膂力每行圍世充召雄信告之酌以金椀雄信盡飲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一尺勣惶遽連呼曰阿兄此是勣主雄

信乃攬轡而止顧笑曰胡不緣爾且竟死世充既平雄信將就戮英公請之不得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了勣曰平生誓其灰土豈敢相忘但將身許國義不兩合雖不死之且顧兄妻子如何因以刀割其股肉以授信曰示不虧前誓雄信食之不疑

高宗立武后褚河南謀於趙公無忌英公勣將以死爭趙公請先入褚曰太尉國之元舅脫事不如意使上有惡舅之名不可英公勣請先入褚曰司空國之元勲有不如意使上有遂良臣之名不可遂良出自草茅無汗馬之功蒙先帝殊遇以有今日自當不諱之時躬奉遺詔若不効其愚衷何以下見先帝揖二公而入帝深納其言事遂中寢

中宗正位後有武當縣丞壽春周憬慷慨有節義乃與王駙馬同皎謀誅武三思事發同皎見害憬逃於比干廟中刎死臨死謂曰比干紂之忠臣也儻神道有知明我以忠見殺

虬鬚客姓張氏赤髮而虬鬚時楊素家紅拂妓張氏奔李靖將歸太原行次靈橋驛既設牀爐中煮肉張氏以髮長垂地立梳牀前靖方刷馬忽虬鬚客乘驢而來投革囊于爐前取枕攲臥看張氏梳頭靖怒未決張氏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靖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氏臥客曰姓張張氏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亦問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日幸逢一妹張氏遥呼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驟拜之遂環坐客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

飢靖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之竟以餘肉亂切飼驢客曰何之曰將避地太原客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靖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食乎靖曰不敢遂開革囊取出一人頭并心肝却以頭貯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天下負心者也銜之二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眞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余謂之眞人也其餘將相而已曰其人何姓曰某之同姓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也曰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善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欲何爲曰望氣者云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曰靖計之某日當達曰達之明日方曙

候我于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如飛迴顧已失矣公與張氏且驚且懼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也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候之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方議匡輔一旦聞客有知人者其心可知遽致酒延之使回而到不衫不履裼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鬚默然于坐末見之心死飲數盃而起招靖曰眞天子也吾見之十得八九矣然須道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于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及瘦騾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又別而去之靖與張氏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而虬鬚與道士方對飲見靖驚喜召對環飲十數巡曰樓下匱中有錢十萬可擇一深隱

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我于汾陽橋下靖如期至則道士與虬鬚已先到矣仍俱詣文靜時方弈棊揖起而話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道士對弈虬鬚與靖旁立焉俄而文皇到來精彩驚人揖而坐神氣淸朗滿坐風生顧盼偉如也道士一見慘然失棊子曰此局輸矣輸矣于此失却局奇哉救無路矣復奚言弈罷請去旣出謂虬鬚曰此世界非子世界他方圖之可矣勉之勿以爲念因其入京虬鬚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小宅相訪欲令新婦祗謁兼議從容無前却也言畢吁嗟而去靖策馬而歸遂與張氏同往見一小板門扣之有應者云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麗奴婢四十餘人羅列庭前奴二十

人引靖入東廳婢二十人引張氏入西廳廳之陳設頗極精異巾箱粧奩冠蓋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旣畢又請更衣衣甚珍奇旣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鬚也紗帽裼裘亦有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眞天人也于是四人對坐牢饌畢陳女樂列奏其飲食妓樂若自天降非人間之物食畢行酒而家人自堂來舁出兩牀各以錦繡帕覆之旣呈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鬚指謂曰此珍寶貨泉之數吾所有悉以充贈向者本欲于此世界求事或當一二十年建少功業今旣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眞英主也海内卽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忠盡行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資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極軒裳非一妹不能

識李郎亦不能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亦不能榮一妹起陸之漸際會如斯虎嘯風生龍吟雲起固當然也將予之贈以佐眞人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志之秋也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因命家僕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畢與其妻戎裝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乃不復見靖據其宅遂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大業貞觀十年靖以佐僕射同平章事東南蠻奏有海賊以千艘帶甲者十萬人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靖知虬鬚之得志也歸告張氏具禮相賀瀝酒東南祝拜之是知眞人之興非英雄所覬況非英雄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拒轍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言哉或曰衞公之

兵法半乃虬鬚所傳信哉

太宗征遼李衛公病不能從帝使執政等召之不果起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駕臨其第執手與別衛公曰老臣宜從但犬馬之疾增甚帝撫其背曰勉之昔司馬仲達非不老病竟能自强立勳魏室公叩頭曰老臣請輿病行至相州疾篤而不能進上至駐驛山高麗與靺鞨合軍四十里太宗有懼色江夏王進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請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帝不應旣合戰爲敵所乘殆將不振還謂衛公曰吾以天子之衆困于蕞爾之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時江夏王在側帝顧之道宗具陳前言帝悵然曰當時怱遽不憶也

太宗謂尉遲敬德曰人言卿反何故對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討逆伐叛惟憑威靈幸而不死然所存刃鋒也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于地以見所傷之處帝對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卿故以相告何反以爲恨太宗謂敬德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笑曰臣雖鄙陋亦不失爲夫婦之道臣每聞古人云富不易妻仁也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薛萬徹尙平陽公主人謂太宗曰薛駙馬無才氣因此公主羞之不同席者數月帝聞之大笑置酒召諸壻盡往獨與薛歡語屢稱其美因對握槊賭所佩刀帝佯爲不勝解刀以佩之酒罷悅甚薛未及就馬主遽召同載而還重之踰于舊日

中書令馬周以布衣上書太宗覽之未及終命召之乃陳世事莫不施行

太宗嘗以飛白書賜馬周曰鳳鸞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文高宗嘗爲飛白賜侍臣戴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資啟沃罄丹誠崔知悌曰馨忠節贊皇猷其詞皆有比興

率更歐陽詢行見古碑晉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裘坐觀因宿其旁三日而去

李太史與張文收坐忽見暴風自南而至李曰南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爲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焉

褚遂良貴顯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敕嘗有所賜遂良使者

由正門而入亮出曰渠自有門
太宗宴近臣戲趙公無忌令嘲歐陽率更曰聳膊成山字埋
肩不出頭誰教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索頭連背煖
完襠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帝斂容曰歐陽詢汝
豈不畏皇后聞耶趙公后之弟
侯君集爲兵部尚書以罪流嶺南于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絕
代太宗問其狀曰自小常食人乳而不飯
侯君集家有金簟一甚精妙御府所無隱而不獻後君集獲
罪乃于其家得之
太宗朝泥婆羅獻㧊羅樹一名菩提葉似紅藍實如蒺藜
太宗病出英公爲疊州都督謂高宗曰李勣才智有餘屢更

大任恐其不厭服于汝故有此授我死後可親任之若遲疑顧望便當殺之勣奉詔不及家而去

唐貞觀元年長安客有買妾者居之數年嘗忽不知所之一夜提人首而告夫曰我有父寃故至此今報矣請歸涕泣而訣出門如風俄頃却至斷所生子喉而去

袁利貞爲太常博士高宗將會百官命婦于宣政殿並設九部樂利貞諫曰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象闕路寢非倡優進御之所請命婦會于別殿九部樂從東西而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于三殿別所可備極恩私高宗即令移于麟德殿至會日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傳忠鯁所獻直言不加厚賜何以獎勸賜綵百匹遷祠部員外

高宗腦癰殆甚侍詔秦鳴鶴奏曰須針百會頂方止則天大呼曰天子頭上可是出血處上曰朕意欲針郎時眼明云諸昔惡去殊無妨也則天走于簾下自負銀錦等賞賜如向未嘗怒也高宗將下詔遜位于則天攝知國政召宰臣議之郝處俊對曰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于天下則禍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奈何遂欲自禪位天后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可持國與人有私于后惟陛下審詳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高宗乃止及天后受命處俊已歿孫

家竟被族誅始則天以權變多智高宗將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威福並作高宗舉動必爲掣肘高宗不勝其忿時有道士郭行眞出入宮掖爲則天行厭勝之術內侍王伏勝奏之高宗大怒密詔上官儀廢之儀因奏天后專恣海內失望請廢黜以順天心高宗即令儀草詔左右馳告則天則天遽訴詔草猶在高宗恐有怨懟待之如初且告之曰此並上官儀敎我則天遂誅儀及伏勝等並賜太子忠死自此政歸武后天子拱手而已

閻立本總章元年以司平太常伯拜右相有文學善畫眞

高宗朝太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淸河博陵崔隴西趙郡李等七姓恃有族望恥與諸姓爲婚乃禁其自婚娶于是不敢復

行婚禮密裝飾其女以送夫家
武后時投匭者或不陳事而謾以嘲戲之言乃置使閱其書奏然後投之匭匭之有司自此始也初置匭有四門其制稍大難于往來後遂小其制度同爲一匭依方色辨之漢時趙廣漢爲潁川太守設缿筩言事者投書其中匭亦缿筩之流也梁武帝詔于謗木肺石函旁各置一函橫議者投謗木函求達者投肺石函卽今之匭也初則天欲通知天下之事有魚保宗者頗機巧上書請置匭以受四方之書則天悅而從之徐敬業于廣陵作逆保宗曾與敬業造刀車之屬至是爲人所發伏誅保宗父承暐自御史中丞坐貶儀州司馬明皇以匭字聲似鬼改匭使爲獻納使乾元初復其舊名

洛東龍門香山寺上方則天時名望春宮則天御石樓坐朝
文武百執事班于水次
國有大赦則命衛尉樹金雞于闕下武庫令掌其事金雞爲
首建之于高橦之上宣赦畢則除之凡建金雞則先置鼓于
宮城門之左視大理及府縣囚徒至則撾其鼓案金雞魏晉
以前無聞焉或云始自後魏亦云起自呂光隋百官志云北
齊尚書省有三公曹赦日建金雞蓋自隋朝廢此官而爲衛
尉所掌北齊每有赦宥則于閶闔門前樹金雞柱下取少土
云佩之利官數日間遂成坑所司亦不禁約武成帝即位其
後河間王孝琬爲尚書令先時有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
楊樹頭金雞鳴祖孝徵與和士開譖孝琬曰河南河北河間

也金雞言孝琬爲天子建金雞也齊主信之而殺孝琬則天封嵩岳大赦改元萬歲登封壇南有大樹樹杪置金雞因名樹爲金雞樹

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李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事陛下當聽后色解卽可璟奏邕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

蘇安恒博學尤明周禮左氏長安二年上疏請復子明辟奏疏不納魏元忠爲張易之所構安恒又申理之易之大怒將殺之賴朱敬則桓彥範等保護獲免後坐節愍太子事下獄死睿宗卽位下詔曰蘇安恒文學立身鯁直成操往年陳疏忠讜可嘉屬回邪擅權奄從非命興言軫悼用惻予懷可贈

諫議大夫

近代言樂衞道弼爲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曹紹夔與道弼爲樂令比監郊享御史有怒于紹夔欲以樂不和爲之罪雜叩鐘磬使闇別之無誤者由是反歎服其能洛陽有僧房中磬子夜輒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曹紹夔素與僧善適來問疾僧遽以告俄頃輕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盛設饌余當爲除之僧雖不信其言冀其或效乃置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鑢磬數處其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紹夔曰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應此僧大喜其疾便愈

裴知古自中宗武后朝以知音律直太常路逢乘馬聞其聲

竊曰此人即當墜馬好事者隨而觀之行未半坊馬忽驚墜殆死又嘗觀人迎婦聞婦佩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日有疾竟亡其知音皆此類也又善攝衞開元十三年終且百歲

曹懷舜金鄉人父繼叔死王事懷舜授遊擊將軍歷內外兩官則天嘗云懷舜久歷清資屈武職後轉右玉鈐衞將軍

則天時郎吏王上客自恃才藝意在前行外郎後除水部員外頗懷憤惋同列張敬忠以詩戲曰有意嫌工部專心覓考功誰知脚蹭蹬幾落省牆東議者戲云畿尉有六道入御史爲佛道入評事爲仙道入京尉爲人道入畿丞爲苦海道入縣令爲畜生道入判司爲餓鬼道

左史東方虬每云二百年後乞爾西門豹作對

蘇味道詞亞于李嶠時稱蘇李崔融嘗戲蘇曰我詞不如公有銀花合也蘇即答猶不及公金銅釘謂令同丁令威也

劉希夷詩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即宋之問也苦愛此兩句知其未示人懇乞此兩句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土囊壓殺之劉禹錫曰宋生不得死天報之矣

張文瓘之爲大理獲罪者皆曰爲張卿所罰不枉也

張柬之等既遷則天于上陽宮中宗猶以皇太子監國告武氏之廟時累日陰翳侍御史崔渾奏曰方今國命初復當正徽號稱唐順萬姓之心奈何告武氏廟廟宜毀之復唐鴻業天下幸甚中宗深納之制命既行陰雲四霽萬里澄廓咸謂天人之應

中宗時兵部尚書韋嗣立新入三品侍郎趙彥昭假金紫吏部侍郎崔湜復舊官上命燒尾令于興慶池設食至時敕衛尉陳設尚書省諸司各具綵舟遊勝飛樓結艦光奪霞日上與侍臣親臨焉既而吏部船爲仗所隔兵部船先至嗣立奉觴獻壽上問吏部船何在崔湜步自北岸呼之遇戶部雙舸上結重樓兼聲樂一部郎呼至岸以紙書作吏部字貼牌上引至御前上大悅以爲兵部不逮也俄有風吹所帖之紙爲嗣立所見遽奏云非吏部船上令取牌探紙見戶字大笑嗣立請科湜罪上不許但罰酒而已

薛令之閩之長溪人神龍二年趙彥昭下進士及第後爲左補闕兼太子侍講時東宮官冷落之次難進令之有詩曰明

月夜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澀匙難綰羹稀筯易寬只可謀朝夕那能度歲寒明皇幸東宮見之不悅以爲諷上援筆酬曰啄木觜距長鳳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遂謝病歸及肅宗即位召之詔下而令之已卒

景龍初有韓令珪起自細微好以行第呼朝士尋坐罪爲姜武略所按以枷錮之乃謂姜五公名流何故遽行此姜武略應云且抵承曹大無煩喚姜五

兵部尚書韋嗣立景龍中中宗與韋后幸其莊封嗣立爲逍遙公又改其所居鳳凰原爲淸虛原鸚鵡谷爲幽棲谷

中宗崩旣除喪吐蕃來弔或曰若擇宗室最長者素服受禮

于彼其可乎舉朝稱善而從之

徐彥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徐旣文士不悅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且喜出軍

和元祐爲貞化府長史景龍末元祐獻詩十首其詞猥陋皆寓言嬖幸而意及兵戍韋氏命鞫于大理而將毅之月餘而韋氏伏誅其詩言若符讖旻雲初以元祐爲千牛衛長史

韋鏗初在憲司邵炅蕭嵩同昇殿神武皇帝卽位及詔出炅嵩俱加朝散獨鏗不及炅鼻高嵩鬚多並類鮮卑鏗嘲之云一雙狢子著緋袍一箇鬚多一鼻高相對衙前捺且立自言身品世間毛鏗白肥而短他日忽于承天門風貼踣地炅詠曰飄風忽起團團迴倒地還如脚被鎚莫怪殿上空行事直

爲元非五品才
郗昂性捷直源乾曜嘗戲之曰謝安云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豈非遠祖否郗曰猶勝以氏爲禿髮若不遇後魏道武稱曰同源賜之源氏豈可列姓苑乎源遂屈後與杜黃裳同學于嵩陽二人同中第郗以安祿山僞官貶歙縣尉黃裳入相後除中書舍人
源乾曜因奏事稱旨上悅之驟拔用歷戸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暇日上獨與力士語曰汝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其言語容貌類蕭至忠故用之力士對曰至忠豈不嘗負陛下何念之深上曰至忠晚乃謬耳其初立朝得不爲賢相乎上之愛才宥過聞之者莫不感悅

魏知古性方直景雲末爲侍中明皇初即位獵于渭川時知古從駕因獻詩以諷手詔褒美賜物五十段後兼知吏部尚書典選事深爲稱職所薦用人咸至大官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明皇嘗遣中官往淮南採捕鵁鶄及諸水禽上疏諫手詔答曰朕先使人取少雜鳥其使不識朕意將鳥稍多卿具奏之詞誠忠懇深稱朕意卿達識周材義方敬直故輟綱轄之重委方面之權果能閑邪存誠守節彌固骨鯁忠烈遇事無隱言念忠讜深用喜慰今賜物四十段用答至言

汝南王璡寧王長子也姿容妍美明皇鍾愛授之音律能達其旨每隨遊幸常戴砑絹帽打曲上摘紅槿花一朶置于帽

上笪處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
樂家云定頭項難在不動搖上大喜賜金器一廚因曰花奴
原註璡小字 資質明媚肌髮光細非人間人寧王謙謝隨而短斥
之上笑曰大哥過慮阿瞞自是相師原註上于諸親嘗稱此號 夫帝王
之相且須有英特越逸之氣不然須有深沈包育之度若花
奴但英秀過人悉無此狀故無猜也而又舉止淹雅當更得
公卿間令譽耳寧王又笑曰若如此臣乃輸之上曰若此一
條阿瞞亦輸大哥矣寧王又謝上笑曰阿瞞贏處多大哥亦
不用撝挹衆皆歡賀

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詔策夫子爲文宣王改修殿宇封夫子
後爲文宣公仍長任本州長史代不絶先時廟夫子在西牖

之下武德初并祀周公周公南面故夫子配坐西方貞觀中
廢祀周公而夫子西位不改至是移就兩楹南面正位十哲
東西侍立又封顏子爲兗公閔子爲費侯伯牛爲鄆侯仲弓
爲薛侯冉有爲徐侯子路爲衞侯宰我爲齊侯子貢爲黎侯
子游爲吳侯子夏爲魏侯曾參以下並爲伯其兩京文宣廟
春秋二仲釋奠軒懸之樂八佾之舞牲以太牢州縣以少牢
而無樂
學舊六館有國子館太學館四門館書館律館算館國子監
都領之每館各有博士助教謂之學官國子監有祭酒司業
丞簿謂之監官大學諸生三千員新羅日本諸國皆遣子入
朝受業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在國學西北隅與安上門

相對廊宇粗建會十三年秋霖一百餘日多有倒塌主司稍稍毀撤將充他用而廣文寄在國子館中尋屬邊戈內擾館宇至今不立

元宗時羽林將劉洪善騎射嘗對御使人于風中擲鵝毛洪連箭射之無有不中

蘇味道初拜相門人問曰方事之殷相公何以燮和味道但以手摸牀稜而已時謂摸牀稜宰相

元宗在東都宮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張曲江諫曰百姓場圃未畢請待冬仲是時李林甫初爲相竊知上意及旅退佯爲蹇步上問何故脚疾對曰非疾願獨奏事乃言二京陛下東西宮也將欲駕幸焉用選時假使有妨刈穫

獨可蠲免沿路租稅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悅自此車駕至長安不復東旬日耀卿九齡俱罷而牛仙客進

自古帝王五運之次凡有二說鄒衍則以五行相勝爲義劉向則以五行相生爲義漢魏其遵劉說唐承隋代火運故爲土德衣服尚黃旗幟尚赤常服赭赤也赭黃色之多赤者或謂之柘木其義無取高宗時王勃著大唐千年歷國家土運當承漢氏火德上自曹魏下至隋室南北兩朝咸非一統不得承五運之次勃言迂闊未爲當時所許天寶中上書言事者多爲詭異以冀進用有崔昌採勃舊說遂以上聞上納焉下詔以唐承漢自隋以前歷代帝王皆屏黜更以周漢爲二王後是歲禮部試土德惟新賦即其事也及楊國忠秉政自

以爲隋氏之宗乃追貶崔昌并當時議者而復酅介二公焉扶風太守房琯申當郡苗損國忠怒以他事推之自是天下有事皆濳申國忠以取可否

楊國忠嘗會親知吏部銓事且欲噱以娛之呼選人名引人于中庭不問資序短小者道州參軍鬍者湖州文學簾中大笑

元宗好神仙往往詔郡國徵奇異之士有張果者則天時聞其名不能致上亟召之乃與使俱來其所爲變怪不測有邢和璞者善算術視人投算而究其善惡夭壽上使算果懵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後召果與坐密令夜光視之夜光奏曰果今安在臣願見之而果坐于上前久矣夜

光終莫能見上謂力士曰吾聞奇士至人外物不足以敗其中試飲以堇汁無苦者眞奇士也會天寒方甚便以汁進果果遂引飲三巵醺然如醉顧侍者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引鏡視其齒盡焦且黧命左右取鐵如意擊齒盡墮藏之于帶乃于懷中出神膏色微紅傅諸墮齒空中復寢久之視鏡齒皆生粲然潔白上方信其不誣也

元宗時亢旱禁中築龍堂祈雨命少監馮紹正畫西方氺畢如覺雲氣生梁棟間俄而大雨

羅公遠多秘異之術最善隱形元宗樂隱形之術就公遠勤求而學公遠雖傳不盡其妙上每與公遠同爲之則隱沒人莫能測若自爲之則或遺衣帶或露頭巾脚宮人每知上之

所在也百萬錫賚或臨之以死公遠終不盡傳其術上怒命力士裹以油幞置于榨下壓殺而埋弃之不經旬有中官從蜀使回逢公遠乘騾于路笑而謂曰上之爲戲一何虐耶

明皇幸東都秋宵與一行師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上四顧淒然歎息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患乎一行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及西巡至成都前望大橋上乃舉鞭問左右曰是何橋也節度使崔圓躍馬進曰萬里橋上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合吾無憂矣或曰一行開元中嘗奏上云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故天寶中幸東都庶盈萬數及上幸蜀至萬里橋方悟焉一行和尚滅度留一物封識命弟子進于上發而視之乃蜀當歸也上不諭其意及幸蜀間乃知其深意

方數異之
元宗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竺乾僧無畏號曰
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上遣力士疾召無畏請雨無畏奏曰
今旱數當然爾召龍興烈風雷雨適足暴物不可為也上使
強之曰人苦暑久矣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辭不獲已
遂奉詔有司為陳請雨具而幡幢像設甚備無畏笑曰斯不
足以致雨悉令撤之獨盛一鉢水無畏以小刀于水鉢中攪
旋之胡言數百呪水須臾之間有龍其狀如指赤色首瞰水
上俄頃沒于水鉢中無畏復以刀攪水呪者三有頃白氣自
鉢中興如爐煙徑上數尺稍引去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亟
去雨至矣力士馳馬去而四顧見白氣疾旋自講堂而西若

只素騰上旣而昏霾大風震雷暴雨如瀉力士馳及天津之南風雨亦隨馬而至矣街中大樹多拔力士復奏衣盡沾濕孟溫禮爲河南尹目見其事溫禮子嘗言于李栖筠與力士同在先朝吏部員外郎李華撰無畏碑亦云前後奉詔禳旱致雨滅火回風昭昭然遍諸耳目也

元宗紫宸殿櫻桃熟命百官口摘之

元宗命射生官射鮮鹿取血煎鹿腸食之賜安祿山哥舒翰號國夫人就屋梁懸鹿腸其中結之有宴則解開于梁上注酒號洞天聖酒

元宗時以林邑國進白鸚鵡慧利之性特異常者因暇日以金籠飾之示于三相上再三美之時蘇頲初入相每以忠讜

厲已因前進曰記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臣願陛下深以爲志

申王有高麗赤鷹每獵必置之駕前目之爲抉雲兒

元宗嘗三殿打毬榮王墮馬悶絶黃幡綽奏曰大家年幾不爲小聖體又重儻馬力旣極以至顚躓天下何望何不看女壻等與諸色人爲之如人對食盤口眼俱飽此爲樂耳傍觀大家馳逐忙遽何暇知樂上曰爾言大有理後當不復自爲也

元宗問黃幡綽是物兒得人憐是物兒者猶何人兒也對曰自家兒得人憐時楊妃號安祿山爲子肅宗在東宮常危懼上俛首久之上又嘗登北樓望渭見一醉人臨水臥問左右

是何人左右不對幡綽曰是年滿令史又問曰爾何以知之對曰更一轉入流上大笑上又與諸王會食寧王噴飯直及上前上曰寧哥何故錯喉幡綽曰此非錯喉是噴帝或曰鄭滁州臚于曲江見令史醉臥池岸云更一轉入流又開元中上與內臣作歷日令高力士挾大鼓置黃幡綽口中曰塞穴吉幡綽遽取上前叵羅內靴中走下曰內財吉上歡甚即賜之上好擊毬內廐所養馬猶未甚適與幡綽語曰吾欲良馬久矣誰能通馬經者幡綽奏臣能知之今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丞相言政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馬經者爾焉知之幡綽曰臣每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皆良馬是必能通知上大笑又黃幡綽滑稽不窮嘗爲戲上悅假以緋衣忽一

曰佩一兎尾上怪問答曰賜緋毛魚袋上謂曰魚袋本朝官人問合符方佩之不爲汝惜竟不賜

打毬古之蹵鞠也漢書藝文志蹵鞠二十五篇顔注云鞠以韋爲之實之以物蹵蹋爲戲鞠陳力之事故附于兵法蹵音千六切鞠音距六切近俗聲訛謂鞠爲毬字亦從而變焉非古也開元天寶中上數御觀打毬爲事能者左縈右拂盤旋宛轉殊有可觀然馬或奔逸時致傷斃永泰中蘇門山人劉鋼于鄴下上書于刑部尚書薛公云打毬一則損人二則損馬爲樂之方甚衆何乗玆至危以邀晷刻之歡耶薛公悅其言圖鋼之形置于左右命掌記陸長源爲贊以美之然打毬乃軍州常戲雖不能廢時復爲之耳今樂人又有蹋毬之戲

作彩畫木毬高一二尺女妓登躡毬轉而行縈回去來無不如意蓋古蹋鞠之遺事也

拔河古謂之牽鉤襄漢風俗常以正月望日爲之相傳楚將伐吳以爲敎戰梁簡文臨雍部禁之而不能絕古用篾纜今代以大麻絙長四五十丈兩頭分繫小索數百條挂于胸前分兩朋兩向齊挽當大絙之中立大旗爲界震聲叫噪使相牽引以却者爲勝就者爲輸名曰拔河中宗曾以淸明日御梨園毬場命侍臣爲拔河之戲時七宰相二駙馬爲東朋三宰相五將軍爲西朋東朋貴人多西朋奏勝不平請重定不爲改西朋竟輸韋巨源唐休璟年老隨絙而踣久不能與上大笑令左右扶起明皇數御樓設此戲挽者至千餘人喧呼

動地蕃客庶士觀者莫不震駭進士河東薛勝爲拔河賦其詞甚美時人競傳之

明皇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御樓設繩技技者先引長繩兩端屬地埋鹿盧以繫之鹿盧內數丈立柱以起繩之直如絃然後技女自繩端躡足而上往來倏忽望若飛仙有中路相遇側身而過者有著履而行從容俯仰者或以畫竿接脛高六尺或蹋肩蹋頂至三四重旣而翻身直倒至繩還往會無蹉跌皆應嚴鼓之節眞可觀也衛士胡嘉隱作繩技賦獻之詞甚宏暢上覽之大悅擢拜金吾衛倉曹參軍自兵寇覆蕩伶官分散外方始有此技軍州宴會時或爲之

明皇在禁中欲與姚元之論事時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

濘盈尺上令左右以步輦召之

宋開府璟雖耿介不羣亦知音樂尤善羯鼓（原註鼓樂部行巧亂云南山起雲北山起雨者是宋開府所爲）嘗與明皇論羯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卽須魯山花甆㨝小碧上掌下須有朋（原註去聲）肯（原註去聲）聲據此乃漢震第二鼓也且纇用石末花磁固是腰鼓掌下朋肯聲是以手拍鼓非羯鼓明矣（原註第二鼓左以杖右以指）開府又曰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此卽羯鼓之能事山峰取不動雨點取碎急上與開府兼善兩鼓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漢震稍雅細焉開府之家烝傳之東都留守鄭叔則祖母卽開府之女今尊賢里鄭氏第有小樓卽宋夫人習鼓之所也開府孫沇亦知音貞元中集樂錄三卷德宗覽而善焉又知是開府之孫遂召對

賜坐與論音樂又召至宣徽張樂使觀焉曰設有舛乖悉可
言之沉沉吟曰容臣與樂官商摧條奏上使宣徽使就教坊
與樂官叅議數日二使奏上樂工多言沉曾不留意不解聲
調不審節拍兼有聵病不可議樂上頗異之久之召對且曰
臣年老多病耳實失聽若迨于聲律不致無業上又使作樂
曲問其得失承稟舒遲衆工多笑之沉顧笑者忿忿作色
奏曰曲雖妙其間有不可者上驚問之卽指一琵琶云此人
大逆戕忍當卽去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
遊墟墓不可更留供奉上大駭令主司潛伺察之旣而琵琶
工爲人訴稱六七年前其母自縊不得端由卽令按鞫遂伏
罪其笙者乃憂恐不食旬日而卒上益加知遇面賜章紱累

召對每令沇察樂樂工悉惴恐不敢正視沇懼罹禍辭病而退

李龜年彭年鶴年弟兄三人開元中皆有才學盛名鶴年能歌詞尤妙製渭州彭年善舞龜年善打羯鼓明皇問卿打多少杖對曰臣打五千杖訖上曰汝殊未我打却三豎櫃也後數年又問打一豎櫃因賜一拂枝杖羯鼓棬後留傳至建中三年任使君又傳一弟子使君令取江陵漆盤底瀉水棬中竟不散以其至平故也又云人聞鼓棬只在調豎慢此棬一調之後經月如初今不如也

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爲名若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是焉其曲遍繁聲爲破後其地盡爲西蕃所沒破其兆矣上爰幸安

祿山呼之爲兒常于便殿與楊妃同樂之祿山每就坐不拜

上而拜楊妃上顧而問之不拜我而拜妃子何也祿山奏云

外國人不知有父只知有母上笑而赦之祿山豐肥大腹上

嘗問此腹中何物而大祿山尋聲而對腹中但無他物唯赤

心而已上以其眞而益親之

張巡將雷萬春于城上與巡語次被賊伏弩射之中萬春面

不動令狐潮疑是木人諜問之知是萬春乃言曰向見雷萬

春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理何巡與潮書曰僕誠下材

亦天下一男子耳今遇明君聖主疇則屈腰逢豺狼犬羊今

須展志云云請足下多服續命之散數加益智之丸無令病

入膏肓坐親斧鑕也

張巡之守睢陽元宗已幸蜀賊氛方熾孤城勢蹙人困食竭以紙布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金吾將軍表曰想峨眉之碧峰豫遊西蜀追綠耳于元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戮辱黎獻羶腥闕庭臣被圍四十七日凡一千二百餘陣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忠勇如此激勵將士嘗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侔月暈分守效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戰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又聞笛詩曰岧嶤試一臨虜騎附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吟時雍邱令令狐潮以書勸誘不納其書有曰宋七昆季衞

九諸子昔斷金成契今乃刎頸相圖云云時劉禹錫具知宋衞耳剽所得濡毫有遺所冀多聞補其闕也又說許遠亦有文其祭纛文爲時所稱所謂太一先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又祭城隍文云眢井鳩翔危堞龍護皆文武雄健士氣不衰眞忠烈之士也劉禹錫曰此二公天贊其心俾之守死善道向若救至身存不過是一張僕射耳則張巡許遠之名焉得以光揚于萬古哉巡性明達不以簿書介意爲眞源宰縣有豪華南金悉委之故時人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及巡聞之不以爲事

吳道子訪僧不見禮遂于壁上畫一驢其僧房器用無不踏踐僧知道子所爲謝之乃塗去

王維畫品妙絶工水墨平遠昭國坊庾敬休所居室壁有之人有畫樂圖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一無差舛

王維為大樂丞被人嗾令舞黃獅子坐是出官黃獅子者非天子不舞也後輩慎之

或有人報王維云公除右丞王曰吾畏此官屢被太呼不解作詩王右丞

王縉多與人作碑誌有送潤筆者誤致王右丞院右丞曰大作家在那邊

天寶中天下無事選六宮風流艷態者名花鳥使主飲宴

杭州房琯為鹽官令于縣內鑿池構亭曰房公亭後廢秦唐房琯

傳瑄河南人亦未為監官令此疑有誤

驪山華清宫天寳中植松柏徧滿巖谷望之鬱然朝元閣在北嶺之上最爲嶄絶次南即長生殿殿東南湯泉凡一十八所第一即御湯周環數丈悉砌白石瑩徹如玉石面皆隱起魚龍花鳥之狀四面石座階級而下中有雙白石甕連腹異口甕口中復植雙白石蓮泉眼自蓮中涌出注白石之面御湯西南即妃子湯湯稍狹湯側有紅石盆四所刻作菡萏于白石之面餘湯逦邐相屬而下鑿作暗竇走水出東南數十步復立一石表湧出灌注一石盆中後人爲也

潞州啓聖宫有明皇欹枕斜書壁處并腰鼓馬槽並存張宏靖爲潞州從事皆見之

北邙山元元觀南有老君廟殿臺高敞下瞰伊洛神仙塑像皆開元中楊惠之所製世稱奇巧

鄴西鼓山東北有石鼓俗傳石鼓鳴則兵起左思魏都賦云神鉦迢遞于高巒靈響特驚于四表案說文鉦似鈴小者爲鐃周禮以金鐃止鼓然則鉦鼓雖同類鉦乃以金爲之直謂石鼓爲神鉦失其義矣高齊時石鼓鳴未幾而齊滅隋季文鳴無何海內崩亂近天寶末石鼓復鳴俄而幽燕儆擾記傳臨海零陵南康建平天水諸處皆有石鼓其說多同晉武帝時吳郡臨平湖岸崩出一石鼓扣之不鳴張華云取蜀郡桐木作魚形擊之則鳴于是聲聞數十里後十六國迭據三百餘年攻戰不息是石鼓之鳴咸非吉徵也

費縣西漏澤者漫數十里每歲時雨降卽自浮溢蒲魚之利人實賴焉至白露應節卽如掃一夕而乾焉蕭穎士以年代莫詳記載所闕信殊異也

蕭功曹穎士趙員外驊開元中同居興敬里肄業共有一靴入而見東郭之跡趙曰可謂波于道路矣蕭曰無乃祿在其中

賀監爲禮部侍郎時祁王贈制云惠昭太子補齋挽郎賀大納苞苴爲豪子相率詬辱之吏遽掩門賀梯牆謂曰諸君且散見說寧王亦甚慘澹矣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鰲客李白宰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鼇以何物爲鉤線白曰風波逸其情

乾坤縱其志以虹蜺爲線明月爲鉤又曰何物爲餌白日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宰相竦然

宋昌藻考功員外郎之問之子天寶中爲滏陽尉刺史房琯以其名父之子常接遇會中使至州琯使昌藻郊外接候須臾却還云被額房公顧左右何名爲額有參軍亦名家子斂笏對曰查名詆訶爲額房悵然曰道額者已可笑識額者更奇近代流俗呼丈夫婦人縱放不拘禮度者爲查又有百數十種語自相通解謂之查語大抵多近猥僻

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元宗詣太清宮有龍見于殿之東梁上目之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對上問頭在何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眞我兒也

禮記祭法累代祭名不聞有戟神節神是知無拜祭之禮也
近代受節置于一室朔望必祭之非也凡戟天子二十四諸
侯十今之藩鎭即古之諸侯在其地則于衙門及罷守藩閫
雖爵位崇高亦不許列于私第上元元年宰相呂諲立戟有
司載戟及門諲方慘服乃更吉服迎而拜之頗爲有識者所
嗤則知辱命拜賜可也拜戟祭節大乖于禮
海州南有溝水上通淮楚公私漕運之路也寶應中堰破水
涸魚商絕行州差東海令李知遠主役修復堰將成輒壞如
此者數四勞費頗多知遠甚以爲憂或說梁代築浮山堰頗
有壞決乃以鐵數千萬片塡積其下堰乃成知遠聞之即依
其言而堰果立初堰之將壞也輒聞其下殷如雷聲至是其

聲移于上流數里蓋金鐵味辛辛能害目蛟龍護其目避之而去故堰可成

越僧靈澈得蓮花漏于廬山傳江西觀察使韋丹初惠遠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制器狀如蓮花置盆水之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沈每一晝夜十二沈爲行道之節冬夏短長雲陰月晦一無所差

嚴武少以强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袒跣登其几案武愛其才終不害然與章彝善再入蜀談笑殺之及卒其母喜曰而後吾知免爲宮婢矣

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蓋有由也鵬舉父嘗夢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

作者刊名于柱上因問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肙看之記得姓下有鳥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子爲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爲相世世名鳥旁而曳脚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且前定矣況官與壽乎

杜亞在淮南競渡採蓮龍舟錦纜之戲費金千萬杜鴻漸爲都統并副元帥王縉代之鴻漸謂人曰一箇月乞索兒一萬貫錢蓋計使料多以此詰倖錢都數也

代宗賜郭汾陽九花虬馬子儀陳讓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子儀身長六尺餘九花虬卽范陽節度使李懷仙所獻額高九寸毛拳如鱗頭頸鬃鬣如龍每一嘶羣馬聳耳身被九花故以爲名

郭汾陽雖度量廓落然而有陶侃之僻動無廢物每收書皮之右剺下者以爲逐日須至文帖餘悉卷貯每至歲終則散與主守吏俾作一年之簿所剺處多不端直文帖且又繁積吏不暇剪正隨斜曲聯糊一日所用剺刀忽折不餘寸許吏乃銛以應召覺愈于全時漸出新意因削木如半鐶勢加于折刃之上使纔露鋒槎其書而剺之汾陽嘉其用心曰眞郭子儀部吏也（原註言不廢折刃也）時人遂效之其製益妙

武后已後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麗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賜死縣官簿錄鉷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遍宅內有自雨亭子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禀若高秋又有寶鈿井欄不知其價他物稱是安祿山初承寵遇敕營甲第瓌材之

美爲京城第一太眞妃諸姊妹第宅競爲宏壯曾不十年皆相次覆滅肅宗時京都第宅屢經殘毀代宗卽位宰輔及朝士當權爭修第舍頗爲煩弊議者以爲土木之妖無何皆易其主矣原註續世說明皇爲安祿山起第于親仁坊敕令但窮極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布帖白檀牀二皆長一丈闊六尺銀平脫屛風帳一方一丈八尺于廚廄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甕二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笊籬各一他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令中使護役常戒之曰彼眼大勿令笑我中書令郭子儀勳伐蓋代所居宅內諸院往來乘車馬僮客于大門出入各不相識詞人梁鍠嘗賦詩曰堂高憑上望宅廣乘車行蓋此之謂郭令曾將出見修宅者謂曰好築此牆勿令不牢築者釋鍤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牆皆是某築祗見人改換牆皆見在郭令聞之愴然遂入奏其事因固請

老

張曇爲郭汾陽從事家嘗有怪問于術者對曰大禍將至唯休退可免曇不之信及方宴席上見血有尼者聞之勸其杜門不納賓客屛遊宴曇怒而杖之其後曇言語有失汾陽銜之又屢言同列事或獨後見多值方宴罷在姬所不可白事必抑門者令通汾陽謂其以武臣輕忽已益不平後因謂公去所任吏遂發怒囚之以聞竟杖死

李太尉光弼鎭徐北拒賊衝急總諸道兵馬征討之務皆自處置倉儲府庫軍州差補一切並委判官張傪傪明練庶務應接如流欲見太尉論事太尉輒令判官商量將校見傪禮數如見太尉由是上下淸肅東方晏然天下皆謂太尉能任

人

代宗時百寮立班良久閤門不開魚朝恩忽擁白刃十餘人而出曰西蕃頻犯郊圻欲幸河中如何宰臣以下不知所對給事劉某出班抗聲曰敕使反也屯兵無數何不捍寇而欲脅天子去宗廟仗內震聳朝恩大駭而退因此罷議

顏眞卿爲尙書左丞代宗車駕自陜府還眞卿請先謁五陵孔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眞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時宜何眞卿怒而前曰用舍在相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相公再破除耶載深銜之

代宗欲相李泌元載忌之帝不得已出泌約曰後召當以銀爲信怨除銀青光祿大夫泌知載敗已且相矣未幾果然

柳相初名載後改為渾佐江西幕嗜酒好入鄽市不事拘檢時路嗣恭初平五嶺元載奏言嗣恭多取南人金寶是欲為亂陛下不信試召必不入朝三伏中追詔至嗣恭不慮請待秋凉以修覲禮渾入泣諫曰公有功方暑而追是為執政所中今少遷延必族滅矣嗣恭懼曰為之奈何渾曰健步追還表緘公今日過江宿石頭驛乃可從之代宗謂元載曰嗣恭不俟駕行矣載無以對

元相載用李紓侍郎知制誥元敗欲出官王相縉曰且留作誥待發遣諸人盡始出為婺州刺史又曰獨孤侍郎求知制誥試見元相元相知其所欲迎謂常州曰知制誥可難堪心知不我與也乃薦李侍郎紓時楊炎在閣下忌常州之來元

沮之乃二人之力也

元伯和李騰騰弟淮王緒時人謂之四凶劉宗經執經兄弟入入元數

李紓侍郎好諧戲又服用華鮮嘗朝回與同列入坊門有負販者阿不避李駡云頭錢價奴兵輒衝官長負者顧而言曰八錢價措大漫作威風紓樂採異語使僕者訪八錢之義答只是衣短七耳同列爲言紓甚慙

元載擅權多年客有爲都盧緣橦歌欲諷其至危之勢覽之泣下

鄭相珣瑜方上堂食王叔文至韋執誼遽起延入閣內珣瑜歎曰可以歸矣遂命駕不終食而出自是罷免

元載敗妻王氏曰某四道節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即甘心使妾為春婢不如死也主司上聞俄而亦賜死元載于萬年縣佛堂子中謂主者乞一快死也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污泥不怪也乃脫穢襪塞其口而終

顏眞卿集和政公主神道碑詩美下嫁書傳築館貴其中禮載籍稱焉漢魏已還寂寥罕嗣以蕩陵德則維其常皇唐勃興王道不變平陽起娘子之軍于司竹襄城行匹庶之禮于宋公常樂糺臣復之師于武后皆前古之所未有其或生知禮樂周旋法度躬行婦道以懋大倫克順天經光昭懿烈名言之所莫究書記之所未聞聚衆美于一身鄰太虛而獨立者其唯和政公主乎公主姓李氏隴西成紀人皇唐元宗大

聖大明孝皇帝之孫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之第二女帝女之崇于斯爲盛今天子之同母曰章敬皇太后后之在襁褓也后父贈太尉吳君曰令珪嘗游宦蜀中使道士句規占之規驚起曰此女貴不可言是生二子男爲人君女爲公主嫁于柳氏其後竟配肅宗生今上及公主神所命也厥惟舊哉公主三歲而孤卽能孺慕育于儲妃韋氏純孝過人幼而聰惠長而韶敏穠華秀整令德芬馨婉嫕發于天姿肅雍形于盥寐奉今上以悌達事韋妃如所生繇是特爲肅宗之所賞愛至若左右圖史開示佛經金石絲竹之音繢畫工巧之事耳目之所聞見心靈之所領畧莫不一覽懸解終身不忘天寶九載春三月旣望封和政公主降于河東柳潭

既葬之三載矣潭周太保敏之五代孫皇唐蘄州刺史懷素之曾孫贈祕書監岑之第四子衣冠地胄輝映當朝初以美秀承家中以名聲華國道勝而貴能下善謙尊而休有烈光士林偉之解褐左內率府胄曹轉潁王府戶曹陳留郡司功參軍以入門第一選尚公主拜太子洗馬亦既好合雅相敬貴雖柳倓秉彝有度能降帝女之心而公主率履由衷每抗古人之節故宗族胥睦不獨親其親先後大同莫敢私其子竭力供侍不務華采服無金翠之飾居有冰雪之容每至朔月大參朝天旅進嫣然班敘之內迥出神仙之表亦非希企之所及也洎凶羯亂常潼關不守元宗幸蜀妃后駿奔姊曰寧國公主孀嫠屏居誰或訃告乃棄其三子取其夫之乘以

乘之柳侯徒行公主愧焉下而同趣者日且百里每臻坎險必先濟寧國而後從之柳侯辭公主曰我若先涉脫有危急不能俱全則棄我姊矣柳侯感歎躬負薪之役公主怡然親饋饌之事伯姒華陰楊氏太貞妃之姊也貴侔前朝勢傾天下公主交無諂黷恩未綢繆楊且亡以孤見託馬嵬之役無噍類焉感其一言悉力營贍男登服冕之位女獲乘龍之匹出入存恤過于己了雖其密親罔或能辨柳之親昵伯仲姑姊隱餓將迎唯恐不至糾逖疏屬撫循惸嫠錄內及外終始如一孤窮滿目榮悴殊倫居薄推厚未嘗懈倦衣服飲食等無有差互或未周嬰孩罔及每至伏臘祠祠烝嘗必具禮衣花釵之飾以躬中饋堂室之奠式燕莘謀豈無婢使姿性

純儉不以迄成先聖休之實書請問秋八月元宗至蜀仍舊邑而冊公主以潭爲駙馬都尉銀青光祿大夫太僕卿屬狂將興禍稱兵向闕元宗親御闉闍臨覩誅討駙馬率領家豎折衝張義童等鬬于門中公主及寧國彀弓迭進駙馬乘勝突刃所向無前斬馘擒生殆逾五十節使將幸具以表聞元宗自繫誥示先帝懇讓莫當策勳遂寢今上之爲元帥也躬擐甲冑率先將卒舉兩京若拾遺摧兇寇如振槁勞旋乃及帑藏其空公主貿遷有無億則屢中數逾千萬悉畀縣官論者難之肅宗瀰留衆皆迭侍主獨瞻依不去于旁帝有間盡而謂之曰汝之純孝乃能至是遂賚莊一區帝愛季女曰寶貞公主因奏曰八妹未有請以賜之泣而諫焉哀動左右西

陵遷窆之上戒主曰凡厥親身之物必誠必信勿之悔焉主罄家有無以邑入千萬濟充經費上深感歎焉上既宅亮陰未忍臨政人之疾苦事之得失豈嘗私謁動必以聞上敬異之朝廷賴焉廣德元年冬上既東幸主志期扈蹕迴兵充斥咫尺不通因至荆南慰薦諸將方隅載謐職貢以修主有力焉上之在陝憂主乏匱乃命中使屢敕節度及轉運使隨主所須務令肅給主以國用罄空退而歎曰吾方竭家財以資戰士其能饕餮首冒國經唯請名香數斤施于佛寺爲上祈福而已王公戚屬相攜而至者藍縷羸囊襁負鱗次竭其資斧親自贍恤聚而泣之悲感行路初次商於頓于傳置羣盜蝟起奄及驛亭呼而犒之曉以禍福一言革面願比家奴之死

靡他至今猶在緬惟罔極無所寘哀從母薛氏遺孤四人分宅居之旨俾成立爽莘兄弟盡列通班二女有行克配良士主之慈忠悉皆若是親臨稼穡躬儉節用不憚煩縟雅好組紃駙馬裳衣必親裁紩爰及子女罔衣綺紈縱新皆成主手每加訓誨惷迪檢押廣德二年春二月歸于上都諸主高會議際夫黨覿其親族多曠周旋咸以爲時經百罹粗畧可也主抗詞曰女之移天遂成他族怙貴長傲何以律人上方理定聞必不悅諸主赧然競崇討習禮之降殺親之薄厚翕然一變職主之由夏六月才生魄屬邊候不謹烽及京師城中震驚闔覗無色主旣彌月體未甚安曰事亟矣其入言之駙馬請間王曰吾業已行矣駙馬獨無兄乎因乘檐子直至寢

殿乃悉索闕遺備陳利病以奏之上欣然嘉納所言未究傍或負來因爾退歸遲明誕育展轉怊悵不能彌忘時屬炎暍熱病有加聖情憂軫起坐失次天醫內官相繼旁午彼蒼不惠以其月二十有五日辛卯薨于常樂坊之私第春秋三十有六嗚呼皇上友愛天深痛毒兼至耆然一叫聲淚俱咽哀動木石豈伊人倫漣漣孔懷如失手臂曰予此妹國之鴻寶方期同樂云如何殂嗟哉天實爲之胡寧忍予乃輟朝三日命京兆尹監護喪事一以官供務從優厚柳侯掐膺永悼氣索神傷心苦而忽然忘生泣盡而繼之以血況乎五男三女或齔或孩呼阿母而哭無常聲籲昊天而仁覆永絕哺以滋旨嗌而莫就其爲酷痛曷愈于斯以是思哀哀可知矣自朝

及野知與不知聞之失聲罔不震悼棧有青牛素服轅軛主之蹇也踣地哀鳴仰天屑淚三日不秣畜猶若是臣僕可知主之將薨馭馬先殞捐館之夕游神別墅乘之周歷偏勞憖遺俾屏不逮田客兼從數騎久已云亡衆皆驚起髣髴猶見雖所憑則厚而精氣何多主于駙馬大義敦肅不恃倪天之貴每極家人之禮駙馬雅性夷簡恬于名利願究衛生之經庶臻久視之道主志深婉順始慕眞宗故于他時並受法籙嘗謂之曰易崇積善詩貴起予不以忠孝數事迭相告勗者則心有慊焉卒而行之曷嘗廢墜又以爲死生恒理先後之間若幸啓手足必當襚我以道服瘞我于支提往來行言時見存恤則所懷足矣子若不諱我若此身未亡灑掃塋壠出

入篋歲奉君周旋噫嘻于斯之時以爲謔浪豈悟今者皆符
昔言有司奉詔將厚其禮駙馬疏陳皆蒙允許粤以秋八月
十九日甲申其男試太常少卿賜紫金魚袋晟鴻臚少卿暈
試秘書丞賜紫金魚袋杲試殿中丞昱及三女等虔窆公主
于萬年縣義豐之銅人原從理命也嗚呼風詠褰裳史稱彤
管纖微之善載籍猶稱況乎七葉帝女分形歸妹實能逮下
忠以導君躬德言容功之美服女師毋儀之訓訂之緜古孰
與我京昔馬遷著記謂之實錄有道見述亦云無愧某學于
舊史少識前載歷考往代釐降之盛未有如公主者焉雖壼
則家風每挹如賓之敬而勤崇垂懿敢忘傳信之辭銘曰穠
矣公主元元之緒聖皇之孫肅宗之女今上之妹生人之矩

德言容功義仁孝忠溫良恭儉敬讓宏通率履弗越高明有
融下嫁于柳猗那自久金石著盟琴瑟斯友家道以正人倫
斯厚鳳凰于飛梧桐是依雝雝喈喈福祿攸歸和樂旣孺德
音莫違麟之趾定振振子姓方紹母師奄摧邦令一人痛毒
九有悲詠韶葬于何銅人之阿支提鬱起窣樹誰過空餘好
合來往滂沱

永泰中大理評事孫廣著嘯旨一篇云其氣激于喉中而濁
謂之言激于舌端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人事達情性
嘯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故太上老君授南極眞人眞人
授廣成子廣成子授風后風后授務光務光授舜舜演之爲
琴以授禹自後或廢或續有晉大行仙君孫公得之以得道

無所授阮嗣宗所得少分其後不復聞矣按高氏緯畧嘯有十五章一曰權輿二曰流雲三曰深溪虎四曰高柳蟬五曰空林鬼六曰巫峽猿七曰下鴻鵠八曰古木鳶九曰龍吟十曰動地十一曰蘇門孫登隱蘇門山所作也十二曰劉公命鬼仙人劉根所作也十三曰阮氏逸韻阮籍所作也十四曰正章十五曰深遠極大非常聲也畢盡五音之極而大道備矣廣云其事出道書余按人有所思則長嘯故樂則詠歌憂則嗟歎思則嘯吟詩云有女仳離條其嘯矣顏延之五君詠云長嘯若懷人皆是也廣所云深溪虎古木鳶狀其聲氣可知矣若太上老君相次傳授舜演爲琴崇飾過甚余不敢聞也按詩箋云嘯蹙口出聲也成公綏嘯賦云動脣有曲發口

成音而今之嘯沓開口卷舌略無䟽舌之法孫氏云激于舌
非動脣之謂也天寶末峨眉山道士姓陳來遊京師善長嘯
能作鼓霹靂之引初則聲發調暢稍加散越須臾穹窿砰磕
爲雷鼓之音忽復震駭聲如霹靂聞者莫不傾慄
至德二年敕天下州縣重定酤酒隨月納稅建中二年更加
青苗大歷初稅每十文三年加五文敕以御史大夫充使其
後割歸度支使
開元巳前有事于外則命使臣否則止罷自置八節度十採
訪始有坐而爲使者其後名號益廣大抵生于置兵盛于典
利普于衘命于是爲使則重爲官則輕故天下佩印有至四
十者大歷中請俸有至百萬者在朝有太淸宮太微宮度支

鹽鐵轉運知匭宮苑閑廐左右巡分察監察館驛監倉監庫左右街外任則節度觀察諸軍押蕃防禦團練經略鎮遏招討榷鹽水陸運營田給納監牧長春宮有因時而置者則大禮禮儀禮會刪定三司黜陟巡撫宣慰推復選補會盟冊立弔祭供軍糧料和糴此其大畧經置而廢者不錄宦官內外悉謂之使舊爲權臣所綰州縣所理後屬中人者有之

大歷中刑部郎中程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造劒子池內淬之池魚皆死余家井中有魚數十頭因有急家人以藥白投之信宿魚皆浮出知魚亦畏鐵焉

大歷末北方有白虹夜見東西屬地封演曰凡虹見皆當日之衝朝見則在西常與日相近不差分毫今此虹見之時日

在癸則虹見當在丙常時虹影穹崇舉目而望今虹在北又可平視知日在北方去茲遠矣略計此當在斗極之北斗極天中也故北方可得而見而日更在虹之北又甚遼闊故北方不得而見之

苗夫人其父太師也舅張河東也夫延賞也子宏靖也壻韋太尉也近代衣冠婦人之貴無如苗氏者

唐語林卷五

唐語林卷六

補遺 起德宗至文宗

德宗降誕日內殿三教講論以僧鑒虛對韋渠牟以許孟容對趙需以僧覃延對道士郄惟素諸人皆談畢鑒虛曰諸奏事云元元皇帝天下之聖人文宣王古今之聖人釋迦如來西方之聖人今皇帝陛下是南贍部洲之聖人臣請講御製賜新羅銘講罷德宗有喜色

德宗降誕日三教講論儒者第一趙需第二許孟容第三韋渠牟與僧覃延嘲謔因此承恩也渠牟薦一崔阡拜諭德爲侍書於東宮東宮順宗也阡觸事面墻對東宮曰臣山野人不識朝典見陛下合稱臣否東宮曰卿是宮寮自合知也

李丞相泌謂德宗曰肅宗師臣豈了呼陛下爲宼郎（案宼字字書無之疑誤）聖顏不悅泌曰陛下天寶元年生向外言改年之由或以宏農得寶此乃謬也以陛下此年降誕故元宗帝以天降之寶因改年號爲天寶也聖顏然後大悅又韋渠牟曾爲道士及僧德宗問卿從道門本師復是誰渠牟曰臣師李仙師仙師師張果老先生肅宗皇帝師李仙師爲仙帝臣道合爲陛下師由跡微官卑故不足爲陛下師渠牟亦效李相泌之對也

趙涓爲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火發處與東宮相近代宗疑之涓爲巡使俾令卽訊涓因歷壖圊按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既奏代宗稱賞德宗時在東宮常感涓究理詳

明及刺衢州年考旣深與觀察使韓滉不相得滉奏免涓官德宗見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卽日拜尙書左丞

司徒鄭貞公每在方鎭公廳陳設器用無不精備宴犒未嘗刻薄其平居奉身過於儉素中外婚嫁甚多禮物皆經處畫公與其宗叔太子太傅絪居昭國坊太傅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第在北出自北祖時人謂之南鄭相北鄭相司徒堂兄文憲公前後相德宗亦謂之大鄭相小鄭相焉

德宗西幸所乘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騮

王承昇有妹國色德宗納之不戀宮室德宗曰窮相女子乃出之敕其母兄不得嫁進士朝官任配軍將親情後適元士

曾以流落終

顏魯公嘗得方士名藥服之雖老氣力壯健如年三四十人至奉使李希烈春秋七十五矣臨行告人曰吾之死固爲賊所殺必矣且元載所得藥方亦與吾同但載貪甚等是死而載不如吾吾得死於忠耶於是命取席固圍其身挺立一躍而出又立兩藤倚子相背以兩手握其倚處懸足點空不至地三二寸數千百下又手按牀東南隅跳至西北者亦不啻五六乃曰旣如此疾焉得死吾耶異日幸得歸骨來秦吾姪女爲裴鄖妻者（原註鄖卽魯公之親表姪）此女最仁孝及吾小青衣翡綠者頗善承事是將汝必與二八同啟吾棺知有異於常人之死踰如穆護（原註穆護卽魯公男碩之小名也）天性之道難言至此至蔡州

責希烈反逆無狀竟不敢以面目相見亦不敢以兵刃相恐潛命猷食者饋空器而已翌日賊令官翌來縊之魯公曰老夫受籙及服藥皆有所得若斷吭道家所忌今贈使人一黃金帶吾死之後但割吾他支節為吾吭血以紿之死無所恨且曰使人悟慧如此不事明天子反事逆賊何所圖也官翌從其言至明年希烈死蔡帥陳仙奇奉魯公喪歸京猶子顏峴實從柳常侍與裴氏女及甥孫同迎喪於鎮國仁寺咸遵遺旨啟棺如生（原註柳製魯公挽歌詞曰殺身終不恨歸喪遂如生）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立三碑皆自撰書其一立於郡門內紀同時臺省擢授諸郡者十餘人其一立於郭門之西紀顏氏曹魏時顏斐高齊顏之推俱為平原太守至真卿凡三典茲

郡其一是東方朔廟碑鐫刻既畢屬祿山亂未之立也及眞卿南渡蕃寇陷城州人埋匿此碑河朔克平别駕吳子晁好事者也掘碑使立於廟所其二碑求得舊文買石鐫勒樹之郡門時顏任撫州子晁拓三碑本寄之顏經艱難對之愴然曰碑者往年一時之事何期大賢再爲修立非所望也卽日專使賫書至平原致謝子晁後至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天寶初有范氏尼者知人休咎顏魯公妻黨之親也魯公尉醴泉日詣范問曰某欲就制科試乞師姨一言范尼曰顏郎事必成自後一兩月朝拜但半月內愼勿與國外人爭競恐有譴謫魯公曰官階盡五品身著緋衫帶銀魚兒子得補齋郎其望滿矣范尼指座上紫絲布食單曰顏郎衫色如此其

功業名節皆稱是過七十已後不須苦問魯公再三窮詰范曰顏郎聰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逾日大酬魯公制科高第授長安尉遷監察御史因押班責武班中諠譁者命小吏錄奏次即哥舒翰也翰恃有新破石壁城功泣訴明皇坐魯公輕侮功臣貶蒲州掾及魯公爲太子太師使蔡歎曰范師之言吾命懸於賊庭必矣

建中初關播爲給事中尉以諸司甲庫皆是胥吏所掌爲弊頗久因播議用士人知之謂之掌庫

興元中有知馬者曰李幼清暇日常取適于馬肆有致悍馬于肆者結鏁交絡其頭二力士以木末支其頤三四輩執檛而從之馬氣色如將噬有不可馭之狀幼清遍而察之訊于

主者且曰馬之惡無不具也將貨焉唯其所酬耳幼清以二萬易之馬主尚慙其多旣而聚觀者數百輩訝幼清之洪也幼清曰此馬氣色駿異體骨德度非凡馬是必主者不知馬俾雜駑蕃槽棧陷敗狠籍剔滌不時芻秣不適蹄囓蹂奮蹇破唐突志性鬱塞終不可久無所顧賴發而爲狂躁則無不爲也旣晡觀者少閒乃別市一新絡頭幼清自持徐徐而前語之曰爾材性不爲人知吾爲汝易是鏁結雜穢之物馬弭耳引首幼清自負其知乃湯沐剪飾別其皁棧異其芻秣數日而神氣一小變踰月而大變志性如君子步驟如俊乂嘶如龍顧如鳳乃天下之駿乘也

嗣曹王皐有巧思精于器用爲荊州節度使有羈旅士持二

羯鼓棬謁皐皐見棬曰此至寶也指鋼匀之狀賓佐皆莫曉
皐曰諸公未必信命取食柈自選其極平者遂量重二棬于
柈心油注棬中滿不浸漏其脗合無際皐曰此必開元中供
御棬不然無以至此問其所自客曰某先人在黔中得于高
力士之家衆服其識賓府潛問客宜償幾何答曰不過二百
五緡及遣財帛器物其直果稱焉張敦素夷堅錄云宗正卿
李琬善羯皷有士子以雙鐵棬賣之還二十緡其人快快琬
復資之客有怪其厚償琬乃取一盤底至平者以二棬重重
安盤中灌水其中曾無泄漏琬曰至精所至其貴在茲某案
南卓郎中羯皷錄但云李卿妙于羯皷不言有得棬事則敦
素之記非耶

宋沇爲太常丞每言諸懸鐘磬亡墜至多補之者又乖律呂忽因于光宅佛寺待漏聞塔上鐸聲傾聽久之朝迴復止寺舍問寺主僧曰上人塔上鐸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之曰某聞有一是近制某請一人循鈴索歷扣以辨之可乎初僧難後許乃扣而辨焉寺衆即言往往無風自搖洋洋有聲非此也耶沇曰是也必因祠祭考本懸鐘而應也因求摘取而觀之曰此姑洗編鐘耳且請獨綴于僧庭歸太常令樂人與僧同臨之約其時彼扣本樂懸此果應之遂購而獲又曾送客至通化門逢度支運乘駐馬俄頃忽草草揖客別乃隨乘至左藏門認一鈴亦言編鐘也他人但見鎔鑄獨工不與衆者將莫知其餘及配懸音形皆合其度異乎

貞元中張茂宗尚義章公主贈鄭國公主謚爲貞穆有司擇日策命唐已來公主郎有追封者未有加謚者公主追謚自此始也

貞元十二年六月乙丑始以竇文場爲左神策護中尉霍仙鳴爲右神策護中尉某月又以張尚進爲神武中護軍左右辟仗使之始也

貞元中賈全爲杭州于西湖造亭爲賈公亭未五六十年廢

案卷五一條杭州房琯爲鹽官令于縣內鑿池構亭曰房公亭後廢全與此條相類當是編輯者以賈全事誤作房琯而王讜采據各書遂兩著之今無可參校亦姑並存

貞元中郎中史牟爲榷鹽使有表生二人自鄜來謁其母仍使子齎一靑鹽枕以奉牟牟封枕付庫杖殺二表生

德宗非時召拜吳湊爲京兆尹便令赴上疾驅請客至府已列筵矣或問何速吏曰兩市日有禮席舉鐺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饌常可立辦

韓皐自中書舍人除御史丞西省故事閣老改官則詞頭送以次舍人是時呂渭草敕皐憂恐問曰僕有何命渭不告皐刼之曰與公俱左降乃告之皐又欲訴宰相渭執之奪其靴笏惘惘至午後三刻乃止

德宗復京師賜勳臣第宅妓樂李令爲首渾侍中次之馬司徒面斥李懷光德宗正色曰惟卿不合斥人惶恐而退李令聞之請全軍自備資糧以討兇逆因此李馬不平李令常爲制將至西川與張延賞有隙及延賞作相二勳臣在朝德宗

嘗令韓晉公和解宴樂則宰臣盡在而太常教坊音樂皆至恩賜酒饌相望於路張李二家日出無音樂之聲金吾必奏俄頃有中使來問大臣今日何不舉樂

韓晉公聞德宗在奉天以夾練囊緘茶末使步以進又發軍食嘗自負米一石登舟大將以下皆運一日之中積載數萬斛後大修石頭五城召補迎駕子弟時論疑之張鳳翔鎰聞難盡出所有衣服並其家鈿釵枕鏡列於小廳將獻行在俄頃後院火起妻女出而鎰從判官田承實得出匿村舍中數日稍定會鎰家知之走告軍中計議迎鎰遂遇害

德宗幸奉天朱泚自率兵至于城下有西湖寺僧陷在賊中性甚機巧教泚造攻城雲梯其高九十餘尺上施板屋樓櫓

可以下瞰城中渾中令李司徒奏曰賊鋒旣盛雲梯又壯縱之恐不能禦及其尚遠請以銳兵挫之遂出師五千束緼居後約戰酣而燎風逆不能舉火二公酹酒祝之詞氣慷慨士百其勇須臾風回舉火縱之鼓譟而進梯遂蕩盡德宗御城樓以觀衆呼萬歲

朱泚陷京師天子幸梁洋裔琳侍從至盩厔南谷口奏德宗曰臣爲陛下仙遊寺出家以禳災上甚喜惜其去不能阻乃聽之至仙遊不踰月入京師持盃乞匄人有布施者琳戲之曰尚有常施後反爲泚作吏部尚書知選事有選人通官云不穩便又戲云只公此選得穩便否泚敗上親點逆人簿至琳上曰與卿平昔分深盩厔相捨甚欲赦卿其如法何持盃

判官選言猶在耳當時戲談時朕於爾時惶惶也左右喝琳付法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筮往問之王每以鏹五百決一局而來者甚多自辰及酉有未筮而空返者揆持一縑晨往生爲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與門籍不宜爲此頗忿而去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拜左拾遺前事固不凖也揆怒未解生曰若事驗後一過我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以生之言有徵復詣之生於几下取一卷書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視此書不爾當有大咎得而藏之旣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水以揆才品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

無如揆乃請行闕中郡府上書姓李皆先謁宗正璆適遇上尊號璆請爲表三通以次上之明皇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爲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爲乃召揆時揆寓於遠房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旣見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黄門爲題曰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旣封請曰前二首無所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塗八字旁注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書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往宣平里訪王生不復見矣

德宗時楊炎盧杞爲宰相皆奸邪用事樹立朋黨以至天子

播遷宗社幾覆德宗懲輔相之失自是除拜命令不專委於中書凡奏擬用八十阻其七貞元以後宰相備位而已每擇官再三審覆事多中輟貞元三年八月中書省無舍人每有詔敕宰相追他官爲之及兵部侍郎陸贄知政事以上艱於選用乃上疏論之

盧杞除虢州刺史有奏虢州有官豬數千常爲人患德宗曰可移沙苑杞對曰同州豈非陛下百姓爲患一也臣謂無用之物與人食之爲便德宗嘆曰卿理虢州而憂他郡百姓宰相才也由是有意於相

裴延齡恃恩輕躁班列懼之惟顧少連不避延齡嘗畫一鵰羣烏噪之以獻上知衆怒益信之而竟不大用

相國竇參之敗給事中竇申配流德宗曰吾聞申欲至人家則鵲喜遂賜死參貞元壬申三月居光福里第月夜閒步中庭有寵妾上清者曰今欲啟事郎須到堂前方敢言竇亟上堂上清曰庭樹上有人請爲避之竇公曰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有人在庭樹上吾死之將至具奏與不奏皆受禍必竄死於道路汝輩流中不可多得身死家破汝定爲宮婢聖君如顧問當爲我辭上清泣曰誠如是死生以之竇公下階大呼樹上人應是陸贄使來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報其人遂下乃衣縗服者曰家有大喪貧甚不辦葬禮伏知相公推心濟物所以卜夜而來參曰某罄所有當封絹千匹而已方具修家廟資今以爲贈其人曰請左右齎所賜絹擲於墻外某

於街中傒之參依其言翌日執金吾先奏之德宗怒曰卿交通節將畜養俠剌位崇台鼎更欲何求參頓首曰臣起自布衣小才官已至貴皆陛下獎拔實不因人今不幸至此乃仇人所爲爾中使下殿宣卿且歸私第候進止越月貶郴州別駕會宣武節度劉士寧通好於郴州觀察使上聞德宗曰交通節度將信而有徵乃流參於驩州以籍其家未達流所詔賜自盡上淸果隷掖庭後數年善應對能煎茶在帝左右德宗曰宮內人數不少汝最了事從何得至此上淸對曰妾本故宰相竇參女奴竇參家破塡宮得侍上德宗曰竇某罪不止養俠剌亦甚有贓物前納官銀器至多上淸流泣而言曰竇參自御史丞歷度支戸部鹽鐵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

入數十萬前後非時賞賜甚厚迺者郴州所送納官贓物皆是恩賜當部録曰妾在郴州親見州縣希贊意旨盡刮去所進銀器上刻藩鎭官銜姓名誣爲贓物乞陛下驗之於是宣索實參沒官銀器覆其刻處皆如上清言德宗又問蓄養俠刺事上清曰本實無此悉是陸贄陷害使人爲之德宗怒陸曰者獠奴我脫却伊緑衫便與紫著又常喚伊作陸九我任使實參方稱意次須教我枉殺却及至權入伊手其爲軟弱甚於泥團乃下詔雪參時裴延齡探知陸贄恩衰恣行媒孽竟受譴不迴後上清特敕度爲道士終嫁爲金忠義妻世以陸贄門生多位顯者不敢說故此事絶無人知

裴佶常話少時姑夫爲朝官有清望佶至其居會退朝浩歎

曰崔昭何人衆口稱美此必行貨賂者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訖門者報曰壽州崔使君候姑夫怒呵門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强出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饌又令秣馬飯僕佶曰前何倨後何恭及入門有喜色揖佶而曰憩外舍未下階出懷中一紙乃贈官絁千匹

李司徒勉爲開封縣尉特善捕賊時有不良試公之寛猛乃潛納人賄俾公知之公召告吏卒曰有納其賄者我皆知之任公等自陳首不得過三日過則舁櫬相見其納賄不良故逾限而忻然自齎其櫬公令取石灰棘刺置於中令不良入命取釘釘之送汴河訖乃請見廉使廉使歎賞久之後公爲大梁節度使人問公曰今有官人如此如何待之公曰即打

腿

盧舍人羣盧給事宏正相友善羣清瘦古淡未嘗言朝市宏正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羣日飲高卧制詔多就宅草之宏正未嘗在假告有賓客皆就省相見一日雪中羣在假宏正將欲入省因過羣羣方道服於南垣茅亭望山雪促命延入羣曰盧六盧六曾莫顧我何也宏正曰月限向滿家食相仍且詣宰府以求外任羣曰奔走權門所不忍視臘酒一壺能共醉否宏正曰切欲詣省羣又呼侍兒曰盧六待去早來藥糜宜勻越器中我與給事公對食宏正曰不可今旦犯冷已買血蒜羹餐矣

劉太眞爲陳少游行狀比之齊桓晉文時議喧騰後坐貢院

用情追責前事旣信州刺史

韋太尉之在西川凡軍士將有婚嫁則以熟錦衣給其夫以銀泥衣給其妻又各給錢一萬死喪稱是精訓練待之如敬客極其聚斂軍府寖盛而民困矣晩年終至劉闢之亂天下譏之

劉闢初有心疾人自外至輒闢而吞之同府崔佐時頎大闢據地而吞背裂血流獨盧文若至不吞故後自惑

國子司業韋聿者皐之兄也朝中以爲戲弄或言九宮休咎聿曰我家白方常在西南二十年矣權相爲舍人以門望自處常戲同僚曰未嘗以科第爲資鄭雲逵詭曰更有一人遷問誰答曰韋聿滿座皆笑

汴州相國寺言佛像有流汗劉元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如恐不及因令官爲簿書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門曰汗止矣所得蓋鉅萬計以贍軍

崔膺性狂張建封愛其文引爲客隨建封行營夜中大叫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監軍曰某與尚書約彼此不得相違建封曰唯監軍曰某有請請崔膺建封曰如約逡巡建封又曰某有請亦請崔膺坐中皆笑乃得免

李實爲司農卿督責官租蕭祐居喪輸不及期實怒召至租車亦至得不罪會有賜與當謝狀秉筆者有故未至實乃曰召衣齊衰者祐至立爲草狀實大喜延英面薦德宗令問喪

期屈指以待及釋服日以處士拜拾遺祐有文學喜書畫好彈琴其拔擢乃偶然耳

鄭雲逵與王彥伯鄰嘗有客求醫誤造雲逵診曰熱風客又請藥方雲逵曰藥方即不如東家王供奉客驚而去自是京城目乖宜者爲熱風

王仲舒爲郎中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求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可得也

許尚書孟容與宋濟爲布衣交及許知舉宋不中第放榜後許自愧累請人致意兼令門生就見宋乃謁許深謝之因置酒酣乃曰某今年爲國家取卿相時有姚嗣及第數日卒乃起慰許曰邦國不幸姚令公薨謝

鄭昈性通脫與諸甥姪談笑無間曾被飄瓦所擊頭血淋漓
兩玉簪俱碎家人惶遽來視外甥王某在後至曰二十舅今
日頭璧俱碎昈大叫曰我不痛裏傷命酒酣飲盡興
顧況從辟與府公相失揖出幕況曰某夢口與鼻爭高下口
曰我談今古是非爾何能居我上鼻曰飲食非我不能辨眼
謂鼻曰我近鑒毫端遠察天際惟我當先又謂眉曰爾有何
功居我上眉曰我雖無用亦如世有賓客何益主人無即不
成禮儀若無眉成何面目府公悟其譏待之如初又舊說顧
況與韋夏卿飲酒時金氣已殘夏卿請席徵秋後意或曰寒
蟬鳴或曰班姬扇而況云馬尾衆哂之曰此非在秋後乎
郎中故事吏部郎中二廳先南曹次廢置刑部分兩賦其制

尚矣舊說吏部爲南省舍人考功度支爲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飯從者號曰比盤二十四曹呼左右司爲都公省中語口後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門中行刑部不博前行駕庫故事度支郎中判入員外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已乾元已後始爲使額郎官當直發敕爲重水部員外劉約直宿會河內繫囚配流嶺表夜發敕符直宿令史又不更事惟下嶺表不下河北旬月後本州聞後約遂出官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軍司馬賜紫而登郎署省中謔爲四君子

郎士元詩句清絕輕薄好爲劇語每云郭令公不入琴馬鎮西不入茶田承嗣不入朝馬知此語之曰郎中言燧不入茶請左顧爲設也即依期而往時豪家食次起羊肉一斤層布

於巨胡餅隔中以椒豉潤以酥入爐迫之候肉半熟食之呼爲古樓子馬晨起啖古樓子以佇士元至馬喉乾如焚卽命急烹茶各啜二十餘甌士元已老虛冷腹脹屢辭馬輒曰馬鎭西不入茶何遽辭也如此又七甌士元固辭而起及馬氣液俱下因病數旬馬乃遺絹二百匹

貞元初穆寧爲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尚書及給事列侍寧前時穆家法最峻寧命諸子直饌稍不如意則杖之諸子至直日必探求珍異羅列鼎俎或不中意未嘗免笞箠一日給事直饌鼎前有熊白及鹿脩曰白肥而脩瘠相滋其宜乎遂試以白裹脩改進寧果再飯宛陵諸季視之喜形於色曰非惟免笞兼當受賞寧飯訖曰今日誰直可與杖俱來有此佳

味奚進之晚

竇應中員外郎竇庭芝之分司東都敬事卜者葫蘆生言吉凶多中往來甚頻一日入門甚嘆惋庭芝問之曰君家大禍將至舉族恐無遺類庭芝惶恐問所以避之者云非遇黃中君鬼谷子不可救然黃中君難見但見鬼谷子當無患矣具說形貌服飾令浹旬求之於是竇與兄弟羣從洎妻子奴僕曉夕求訪於洛下時李鄴侯居憂於河淸縣騎驢入洛至中橋南遇大尹避道驢驚逸而走徑入庭芝之所居與僕者其造其門值車馬將出忽見鄴侯皆驚覘之俄有人出云此是分司竇員外宅所失驢收在馬廄請客入座員外嘗願修謁如此者數四不獲已就其第庭芝之出降堦而拜延接慇懃遂至信

宿至於妻孥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送甚厚但云貴達之日願以一家爲託鄭侯居於河清信使旁午於道（原註 庭芝初與鄭侯相値葫蘆生遽至其家云既遇此人無復憂矣）及朱泚之亂庭芝方爲陝府觀察德宗幸奉天遂降賊平德宗首命誅之鄭侯自南嶽徵回因第賊臣罪狀請庭芝減死上不許云卿以爲寧王姻黨乎（原註 庭芝姊爲寧王妃）鄭侯具白以舊事上乃原其罪鄭侯始奏上密使中官夜乘傳陝州問之與庭芝云符合德宗曰黃中君蓋我也謂卿爲鬼谷子何也（原註 或云李氏之先君靈城在清谷前濁谷後恐以此言之）

竇相易直始名秘家貧就業田里其師事老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忽風雪暴至學童皆不果歸宿於漏屋下天寒爭近火唯竇相寢於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曰竇秘君後

爲人臣貴壽之極勉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易直方舉進士
亦隨駕西行乘一蹇驢至開遠門路臨門將闔公懼勢不可
進問一人叱驢兼箠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曰
秀才他日莫忘閒僻及拜相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大官
趙璟盧邁二相皆吉州旅客人人呼趙七盧三趙相自微而
著蓋爲是姚廣女壻姚與獨孤問俗善因託之得作湖南判
官累授官至監察蕭復相代問俗爲潭州有人又薦於蕭蕭
留爲判官至侍御史蕭入主留務有美聲聞於德宗遂兼中
丞爲湖南廉使及李泌入相不知之俄而除替璟既罷任遂
入京李元素知璟湖南政事多善意甚慕之璟閒居慕靜深
巷杜門不出元素訪之甚頻元素乃是泌相之從弟也璟因

其相訪引元素於青龍寺謂之曰趙璟亦自有官職誓不敢怨他人也非偶然耳蓋得於日者焉遂同訪之問元素年命謂之曰公亦富貴人也元素因自負亦不言於泌相見也德宗忽記得璟賜拜給事中泌相不測其由會有和戎使事出新相闕播爲大使張薦張式爲判官泌因乃奏璟爲副使未至西蕃右丞有闕宰相上名德宗曰趙璟堪爲此官進拜右丞不數月遷尙書左丞平章事五年薨於位此乃吉州旅人趙七郎之變化也

苗晉卿困於科舉一年似得復落春時攜酒乘驢出都門藉草而眠旣覺有老父坐於旁因以餘杯飲之老父媿謝曰郎君纍悒耶要知前事乎晉卿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乎曰大

有事但問之苗曰某久窮羨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廉察乎曰更向上苗乗酒遂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怒而不信因揚言曰將相更向上天子也老父曰眞者不得假者即得苗以爲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及德宗崩攝冢宰三日

司空大曾爲楊丞相炎判官故盧新州見忌欲出之公見桑道茂道茂曰年内出官官名遺忘福壽果然

盧華州予之堂舅氏也嘗於元載宅門見一人頻至其門上下瞻顧盧疑其人乃邀以歸且問元相何如曰新相將出舊者須去吾已見新相矣一人緋一人紫一人街西住一人街東住皆慘服也然二人皆身小而不知姓名不經旬日王元二相下獄德宗以劉晏爲門下楊炎爲中書外皆傳說必定

疑其言不中時國舅吳湊見王元事訖因賀德宗而啟之曰新相欲用誰人德宗曰劉楊湊不語上曰五舅意如何言之無妨吳曰二人俱曾用也行當可見陛下何不用後來俊傑上曰爲誰吳乃奏常袞及某乙翌日並用拜二人爲相以代王元果如其說緋紫短小街之東西無不驗者

桑道茂之門有一嫗無所知大開卜肆自桑而卜回者必曰嫗於桑門賣卜必有異也筮畢必來覆之桑言休則嫗言咎桑言咎則嫗言休厥後中否嫗桑各半

長安風俗貞元侈於遊宴其後或侈於書法圖畫或侈於博奕或侈於卜呪或侈於服食各有自也

順宗時五坊鷹犬恣横州縣不能制多於民間張罝罘或有

誤傷一鳥雀者必多得金帛乃止時謂供奉鳥雀
劉禹錫爲屯田員外郎旦夕有騰超之勢知一僧有術數寓
直日邀至省方欲問命報韋秀才在門外不得已見之令僧
坐簾下韋獻卷已略省之意色頗倦韋覺告去僧吁嘆良久
曰某欲言員外心不愜如何員外後遷乃本曹郎中也然須
待適來韋秀才知印處置禹錫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貶官韋
乃處厚相二十餘年在中書禹錫轉爲屯田郎中
韋崖州執誼自幼不喜聞嶺南州縣拜相日出外舍一見州
郡圖遲迴不敢看良久臨起誤覩乃崖州圖後竟貶於此
裴晉公度少時羇寓洛中嘗乘驢入皇城上天津橋時淮西
用兵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傍橋柱立相語云蔡州用兵日久

徵發正困於人未知何時得平定忽覩裴公驚愕而退有僕攜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將既歸其僕白之裴曰見我龍鍾相戲爾其秋東府鄉薦明年登第及爲相請討伐淮西遂平後守洛時對客每話天津橋老人事

裴中令應舉詣葫蘆生問命未之許謂無科級之分試日排髙上門人馬擁併見一婦人類賈客之妻從女奴皆衣服鮮潔挈一合以紫帕封女奴力勸置於門闑門闔失婦人所在合復在闑傍公以衫裾觽之意爲他人所購冀其主復至舉人悉集公獨在門日旻終不去久之婦人方悲號公詰其冤抑以狀答曰夫犯刑憲其案已圓在朝夕某家素豐蓄一寶

帶會有能救護者與數萬緡至羅錦悉不取唯須此帶今早晨親遣女使更持送忽失所在吾夫不免矣公識其主卽以予之婦人再拜泣謝而去試不及免罷一舉他日復訪葫蘆生生見公驚曰君非去年相遇者耶君將來及第兼位極人臣蓋近有陰德

裴晉公爲盜所傷隷人王義扞刃死之乃自爲文以祭之厚給妻孥是歲進士爲王義傳者甚衆

皇甫湜氣貌剛質性褊直爲尚書郎乘酒使氣忤同列及醒不自適求分務洛都値洛中仍歲乏食正郎滯曹不遷俸甚微困悴甚嘗因積雪門無轍迹厨突無煙裴晉公保釐洛宅人有以爲言者由是辟爲留府從事公常優容之先是公討

淮西日恩賜鉅萬貯於集賢私第公素奉佛因盡捨所得再修福先寺既成將請白居易爲碑湜曰近捨湜而遠徵白信獲戾於門下矣公曰初不敢以仰煩慮爲大手筆見拒是所願也因請斗酒而歸獨飲其半乘醉揮毫立就又明日挈本以獻文思高古字復怪僻公尋繹久之歎曰木元虛郭景純江海之流也（原註）其碑在寺西北廊玉石輦院洛中人家往往有本命小將以車馬繒綵器玩約千餘緡酬之湜省書擲於地叱小將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湜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與顧況爲集序外未嘗造次許人者請製此碑蓋受恩深厚耳其詞約三千餘字每字三匹絹更減五分錢不得小校具以白公笑曰真不羈之才也遣依數酬之（原註）其字共三千二百五十有四計送絹九千七百六十有二後寺

之老僧日師約者細
爲人說其數亦同

自居守府及歸里第輦負相屬洛人聚觀之湜褊急之性獨異於人嘗爲蜂螫手指因大躁忿命奴僕及里中小兒箕斂蜂窠以厚價購之頃之聚於庭則命以碓臼絞取其汁以塗所痛又其子崧嘗錄詩數首字小誤大罵躍呼取杖不及齒嚙其臂血流及肘

李汧公鎮宣武好琴書自造琴取新舊桐材扣之合律者裁而膠綴所蓄二琴殊絕其名響泉韻磬者也性不喜俗間聲音有二寵奴號秀奴七七善琴箏與歌昔遺奏之有換琴譜兵部員外郎約汧公之子也以近屬宰相子而有德量多材藝不邇聲色善接引人物而不好俗談晨起草裹頭對客蹙容便過一日多蓄古器在潤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養

一猿名山公常與相隨嘗月夜獨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高陸令趙傪夫人韋氏即兵部之姨妹也說汧公徐夫人生二子中年於徐夫人小乖及兵部生情好復初而君於諸子中寶愛懸隔在官所俸祿付與從子一不問數唯給奉崔氏元氏二孀姊元氏亦有美行祭酒華陰公爲之傳君初至金陵於李錡坐屢讚招隱寺之美一日錡宴於寺中明日謂君曰十郎常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君笑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羶涴鹿跑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錡大笑性又嗜茶能自煎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也客至不限甌數竟日執茶器不倦嘗奉使行至陝州

石硤縣東愛渠水留旬日忘發

李錡之擒也侍婢一人隨之裂帛自書曾攉之功言爲張子良所賣教侍婢日結之於帶吾若從容奏對當爲宰相揚益節度不得受極刑矣我死汝必入禁中上問汝當以此進及錡伏法京師大霧三日不解憲宗得帛書頗疑其寃內出黃衣一襲賜錡子敕京兆收葬

孝明鄭太后潤州人也本姓爾朱氏相者言其當生天子李錡據浙西反納之錡誅後入掖庭爲郭太后侍兒憲宗皇帝幸之生宣宗卽位尊爲太后懿宗立尊爲太皇太后又七年崩以郭太后配饗出祭别廟

段相文昌少寓江陵甚貧窶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詣寺求食

寺僧厭之乃齋後扣鐘其來不逮食後登台輔出鎮荆南題詩曰曾遇闍梨飯後鐘文昌晚貴以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以書規之文昌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原註或曰此詩是王相播事

文昌少孤寓居廣陵之瓜洲家貧力學夏月訪親知於城中不遇饑甚於路中拾得一錢道旁買瓜置於袖中至一宅門闃然入其廄內以瓜就馬槽破之方啗次老僕聞擊槽聲躍出責以擅入廄驚懼棄之而出鎮淮海常對賓客說之在中書廳事地衣皆錦繡諸公多撤去而文昌每令整飭方踐履同列或勸之文昌曰吾非不知常恨少貧太甚聊以自慰爾

元和中有老卒推倒平淮西碑官司鏁其項又以枷擊守獄

者憲宗怒命縛來殺之既至京上曰小卒何故毁大臣所撰碑卒曰乞一言而死碑文中有不了語又撃殺陛下獄卒所願於聞奏文中美裴度不還李愬功是以不平上命釋縛賜酒食敕翰林學士段文昌别撰案愬妻入訴禁中乃命段文昌撰文其時碑尚未立安得推倒

子襄陽云今之方面權勝于列國諸侯遠矣且顧押一字轉牒天下皆供給承稟列國止於我疆而已不亦勝乎

于司空以樂曲有想夫憐其名不雅將改之客笑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蓮故歌曰相府蓮自是後人語訛乃不改古解題曰相府蓮者王儉爲南齊相一時所辟皆才名之士時人以入儉府爲入蓮花池謂如紅蓮映綠水今號蓮幕者自儉始

其後語訛爲想夫憐亦名之醜爾又有簇拍相府蓮樂苑曰想夫憐羽調曲也白居易詩曰玉管朱絃莫急催客聽歌送十分盃長愛夫憐第二句倩君重唱夕陽開王維右丞詞云秦川一半夕陽開是也夜聞隣婦泣切切有餘哀即問緣何事征人戰未迴簇拍相府蓮莫以今時寵寧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其楚王言閨燭無人影羅屏有夢魂近來音耗絶終日望應門

儒侍郎次公在吏部避嫌宗從皆不注擬有從子申甫自江淮來調選因告主吏曰但得官便出城即可矣遂館申甫於別第未幾擬江南令將出城爲次公老僕所遏不得已見次公次公詰其由申甫以實對次公曰今年所注不省有汝姓

名驗其籖名則次公署之也迺召主吏貸其罪以問之吏曰凡所取押皆自次公嘆曰某慮不及此遂遣赴官

王智興以使侍中罷鎮歸京親情有以選事求囑智興固不肯應選人懇請遂致一銜與吏部侍郎吏部印尾狀云選人名銜謹領訖智興曰不知侍中亦有用處

崔相羣之鎮徐州嘗以焦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繇曰典冊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潰獨不遇災及經王智興之變果除秘書監

元和十五年太常少卿李建知舉放進士二十九人時崔嘏舍人與施肩吾同榜肩吾寒進爲嘏瞽一目曲江宴賦詩肩吾云去古成叚著蟲爲蝦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

裴坦爲職方郎中知制誥裴相休以坦非才不稱力拒之不能得命旣行坦至政事堂謁謝丞相故事謝畢便於本院上事宰臣送之施一榻壓角坐而坦巡謁執政至休多輸感激休曰此乃首台謬選非休力也立命肩輿便出不與之坐兩閣老吏云自有中書未有此事人爲坦恥之至坦知貢舉擢休子宏上第時人稱欲蓋而彰

劉虛白與太平裴坦相知坦知舉虛白就試因投詩曰三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人世能多許猶著麻衣待至公坦感之與及第

安邑李相公吉甫初自省郎爲信州刺史時吳武陵郎中貴溪人也將欲赴舉以哀情告州牧贈布帛數端吳以輕鮮以

書讓焉其詞唐突不存桑梓之分並卻其禮李公不悅妻諫曰小兒方求成人何得與舉子相忤遂與米二百斛李公果憾之元和二年崔侍郎邠重知貢舉酷搜江湖之士初春將放二十七人及第持名來呈相府纔見首座李公問吳武陵及第否主司恐是舊知遽言及第其牓尚在懷袖忽報中使宣口敕且揖禮部從容遂注武陵姓字呈李公公謂曰吳武陵至麤人何以當科第禮部曰吳武陵德行未聞文筆乃堪採錄名已上牓不可却也相府不能移唯唯而從之吳君不附國庠名第在於牓末是日既集省門謂同年曰不期崔侍郎今年倒排牓也觀者皆訝焉

永寧王二十光福王八二相皆出於先安邑李丞相之門安

邑甕於位一王素服受慰一王則不然中有變色是誰過歟又曰李安邑之爲淮海也樹置裴光德及去則除授不同李再入相對憲宗曰臣路逢中人送節與吳少陽不勝憤憤聖顏赬然翌日罷李丞相藩爲太子詹事蓋與節是藩之謀也又論征元濟時饋運使皆不得其人數日罷光德爲太子賓客主饋運者裴之所除也劉禹錫曰宰相皆用此勢自公孫宏始而增穩妙焉但看其傳當自知之蕭曹之時未有斯作

劉禹錫守連州替高霞寓後入爲羽林將軍案唐書高霞寓傳霞寓由歸州刺史入爲右衞大將軍與劉禹錫之守連州無涉疑有脫誤自京附書曰以承眷輒請自代矣公曰慼然有一話曾有老嫗山行見一獸如大蟲羸然跬步而不進若傷其足者嫗因即之而虎舉前足以示嫗嫗

看之乃有芒刺在掌下因爲拔之俄而奮迅鬭吼別嫗而去似媿其恩者及歸翌日自外擲麋鹿狐兎至於庭者日無闕焉嫗登垣視之乃前傷虎也因爲親族具言其事而心異之一旦忽擲一死人血肉狼籍乃被村人兇者呵捕云殺人嫗具說其由始得釋縛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語之曰感則感矣叩頭大王已後更莫抛人來也

劉禹錫曰史氏所貴著作起居注橐筆於螭首之下人君言動皆書之君臣啓沃皆記之後付史氏記之故事也今起居惟寫除目著作局可張雀羅不亦倒置乎

劉禹錫曰大抵諸物須酷好則無不佳有好騎者必畜好馬曰好琹者必善彈皆好而別之不必富貴而亦獲之韋絢曰

蔡邕焦尾王戎牙籌若不酷好豈可得哉

劉禹錫云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二十六程曰某與丞相崔大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曰其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過愈論著文章此是敏慧過人也

韓十八初貶之制席十八舍人爲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旣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人問曰何也曰出語不是當蓋忿其責詞云亦有聲名耳

韓退之有二妾一曰絳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絶句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

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蓋有所屬也柳枝後踰垣遁去家人追獲及鎮州初歸詩曰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放待郎歸自是專寵絳桃矣

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縱酒話平生各言愛尚及憎怕者或言愛圖畫及博弈或怕妄與工部員外汝南周愿獨云愛宣州觀察使怕大蟲

初百官早朝必立馬建福望仙門外宰相則於光宅車坊以避風雨元和初始置待漏院

元和末有敕申明父子兄弟無同省之嫌自是楊於陵任尚書其子姪兄弟分曹者亦有數人

沙陀本突厥餘種元和中三千人歸順隷京西節度使范希
朝主之弓馬雄勇冠於諸蕃
進士何儒亮自外方至京師將謁從叔誤造郎中趙需宅自
云同房會冬需欲家宴揮霍之際既是同房便入宴姑姊妹
盡在列儒亮饌徹徐出細察乃何氏子需笑而遣之某按此
事是趙贊侍郎與何文哲尚書相與鄰居時俱侍御史水部
趙郎中需方應舉自江淮來投刺於贊誤造何侍御第何武
臣也以需進士稱猶子謁之大喜因召入宅不數日值元日
骨肉皆在坐文哲因謂需曰姪之名宜改之且何需似涉戲
於姓也需乃以本氏告文哲大愧乃厚遣之而促去需之孫
頊前國學明經文哲姪孫繼爲杭之戎吏皆說之相符而並

無儒亮之說國史補所記乃誤耳
西蜀官妓曰薛濤者辯慧知詩嘗有黎州刺史（原註失姓名）作千字文令帶禽魚鳥獸乃曰有虞陶唐坐客忍笑不罰至薛濤云佐時阿衡其人謂語中無魚鳥請罰薛笑曰衡字尚有小魚子使君有虞陶唐都無一魚賓客大笑刺史初不知覺
白太傅與元相國友善以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集內有詩說元相公云相看掩淚應無說離別傷心事豈知想得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洎自撰墓誌云與劉夢得爲師友殊不言元相公時人疑其隙終也
李賀爲韓文公所知名聞搢紳時元相稹以明經擢第亦善詩願與賀交詣賀賀還刺曰明經及第何事看李賀元恨之

制策登科及爲禮部郎中因議賀父名晋肅不合應進士竟以輕薄爲衆所排文公惜之爲著諱辯竟不能上

長慶初李尚書絳議置郎官十八分判南曹吏人不便後出爲東都留守自是選曹成狀常得速畢

山甫以石留黄濟人嗜欲多暴死者其徒盛言山甫與陶貞白同壇受籙以神之長慶二年卒於餘干江西觀察使王仲舒遍告人山甫老病而死速朽無少異於人者

令狐楚鎮東平綯侍行嘗送親郊外逆旅中時久旱綯因問民間疾苦有老父曰天旱盜賊且起復曰今風不鳴條雨不破塊綯以相反詰之答曰自某日不雨至於是月豈非不破塊乎賦稅徵迫販妻鬻子不給繼以桑枝豈非不鳴條乎

鎮州王庭湊始生嘗有鳩數十隻朝集庭樹暮集簷下里人駱德播異之及長駢脅善陰符經鬼谷子初仕軍中曾使河陽道中被酒寢於路傍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從者告之庭湊馳數里追及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右如虎龍虎交王應在今秋原註一云吾相人未有如此者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于堂是其兆也是年庭湊爲三軍所立歸省別墅而庭樹婆娑陰已合矣

田令既爲王庭湊所害天子召其子布於涇州與之發哀授魏博之節布乃盡出妓樂捨賓友曰吾不回矣次魏郊三十里跣行被髮而入後知力不可乃密爲遺表伏劍而死

長慶中京城婦人首飾有以金碧珠翠笄櫛步搖無不具美謂之百不知婦人去眉以丹紫三四横約於目上下謂之血暈粧

寶歴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明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回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文宗在藩邸好讀書王邸無禮記春秋史記周易尚書毛詩論語雖有少成部帙宮中內官得周易一部密獻上即位後捧以隨輦及朝廷無事覽書目間取書便殿讀之乃詔兵部

尚書王起禮部尚書許康佐爲侍講學士中書舍人柳公權爲侍讀學士每有疑義召學士入便殿顧問討論率以爲常時謂三侍學士恩寵異等於是康佐進春秋列國經傳六十卷上善之問康佐曰吳人伐越獲俘以爲閽使守舟餘祭觀舟閽以戈殺之閽是何人殺吳子復是何人康佐遲疑久之對曰春秋義奧臣窮究未精不敢遽解上笑而釋卷

藍田縣尉直宏文館柳璟擢爲右拾遺宏文直學士給事中蕭倣鄭裔綽駮還制曰陛下懸爵位本待賢良今命澆浮恐非懲勸柳璟居家不稟義方奉國豈盡忠節刑部尚書柳仲郢詣東上閤門進表稱子璟才器庸劣不當玷居諫垣若誣以不孝卽非其實太子少師柳公權亦訟侵毀之枉上令免

珪官家居修省貞元元和已來士林家禮法推韓滉韓臯柳公綽柳仲郢一旦子稱不孝爲士歎之

臯溫遷右丞文宗時姚勗按大獄帝以爲能擢職方員外郎溫上言郎官清選不可賞能吏帝問故楊嗣復對曰勗名臣後治行無疵若吏才幹而不入清選他日孰肯當劇事者此衰晉風不可以法

太和三年左拾遺舒元褒等奏中丞溫造遇供奉官事今月四日左補闕李虞仲與溫造街中相逢造怒不迴避遂擒李虞仲祗奉人笞其背者臣等謹按國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迴避

陳夷行字周道文宗時仙韶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

李洵直當衙論奏鄭覃楊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即徙璋

新昌李相紳性暴不禮士鎮宣武有士人遇於中道不避乃爲前騶所拘紳命鞫之乃宗室也答款曰勤政樓前尚容緩步開封橋上不許徐行汴州豈大於帝都尚書未尊於天子公覽之失色使逸去

武翊黃府送爲解頭及第爲狀頭宏詞爲勅頭時謂武三頭冠於一時後惑於媵嬖薛荔苦其冢婦盧氏雖新昌李相紳以同年蔽之而衆論不容終至流竄

王并州璠自河南尹拜右丞相除目纔到少尹侯繼有宴以

書邀之王判後云新命雖聞舊銜尚在遽爲招命堪入笑林洛中以爲口實故事少尹與大尹遊宴禮隔雖除官亦當俟正敕也

王沐王涯之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且窮以涯作相騎驢至京師三十日始得見涯所望不過一簿尉耳而涯見其潦倒無推引意太和九年秋沐干涯之嬖奴導以所欲涯始一召許以微官處之自是旦夕造涯及涯誅仇士良收捕涯家族時沐方在涯宅以王氏之宗同坐舒守謙卽元輿之宗十年居元輿舍未嘗一日有間至於車服飲饌亦無異等元輿謂之從子取明經及第歷秘書郎及持相印許列清曹命之無何忽以非過怒守謙朔旦伏謁皆不得見僮僕皆拒之守謙

乃辭往江南元輿亦不問翌日出長安咨嗟自失行及昭中
聞元輿之禍（原註）時宰相收捕家族不問親疎皆戮　論者以王舒福禍之異皆
若分定焉
鄭注以方術進舉引朋黨薦周易博士李訓召入內署爲侍
講周易學士敏捷有口辯涉獵五經言及左氏以探上意上
幸蓬萊殿閱書召訓問曰康佐所進春秋列國經傳朕覽之
久矣戰國時事歷歷明白朕曾問康佐吳人伐越獲俘以爲
閽殺吳子餘祭康佐云窮究未精卿謂如何訓曰吳人伐越
獲俘俘卽罪人如今之所謂生口也不殺下蠶室肉刑古謂
之閽寺卽今之中使也吳子是國君長餘祭名也使中使主
守舟楫餘祭往觀之爲中使所殺上嗟嘆訓曰君不近刑臣

近刑臣卽輕死之道也吳子遠賢良親刑臣而有斯禍晉史書之以垂鑒戒上曰左右密近刑臣多矣餘祭之禍安得不慮訓曰陛下睿聖留意於未萌若欲去泰去甚臣願遵聖算累聖知之而不能遠惡之而不能去睿旨如此天下幸甚時鄭注任工部尚書侍講學士乃與訓斥逐賢良陰構姦蠹遂有甘露之事

太和初京師有輕薄徒取貢士姓名以義理編飾爲詞號爲舉人露布九年冬就戮者多是儒士

李瓚故相宗閔之子自桂州失守貶昭州司戶後量移衢州刺史給事中柳韜疏之復貶韜始與瓚相善瓚先達而弃韜瓚旣重爲所貶性强躁憤且死鄭舍人穀之父瓚座主也乃

爲書曰與穀受恩未穀極苦界十點筆落而卒案此條末數語難解疑有脫誤

李司徒程善諢爲夏口日有客辭焉相留住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曰此漢口不足信又因與堂弟居守相石投盤飮酒居守誤收骰子糺者罰之司徒曰汝向忙鬧時把堂印將去又何辭焉飮家謂重四爲堂印蓋譏居守太和九年冬朝廷有事之際而登庸也又與石話服食云汝服鍾乳否曰近服甚覺得力司徒曰吾一不得乳力蓋譏其作相日無急難之效也又嘗於街西遊宴貪在博局時已昏黑從者迭報云鼓動司徒應聲曰靴靴其意諢鼓動似受慰之聲以弔客靴靴答之連聲索靴言欲速去也又在夏口時官

園納苧頭而餘者分給將校其主將報之軍將謝苧頭司徒手拍頭云著他了也然後傳語此苧頭不必謝也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餐楊嗣復云徐家肺沈家脾其安穩耶

杜悰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生者甚異悰任四川節度馬植罷黔中方赴闕李一見謂悰曰受相公恩久思以報答今有所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悰未之信他日又謂悰曰相公將有禍非馬中丞不能救乞厚結之悰始驚乃用其言發日厚幣贈之仍令邸吏爲植於闕下買宅爲生之費無闕焉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悰謂李曰貴人赴闕作光祿勳矣李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遷刑部侍郎充鹽鐵使悰始信之未幾拜相懿安皇太后崩悰懿安子壻也忽

內牓子索檢責宰相元載故事植諭旨延英力營救植素能回上意事遂止

杜邠公悰嘗與同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瞿塘遇風侍者驚駭渴甚自潑茶飲從鎮荊南諸院姊妹多在渚宮寄寓相國未嘗拯濟節臘一無霑遺有乘肩輿至府門詬罵者亦不省問所莅方鎮不理獄訟在鳳翔泊西川繫囚無輕重任其殍殕人有從劍門得漆器文書乃成都具獄案牘也

歐陽琳父袞亦中進士琳與弟玭同在場屋苦其貧匱每詣先達刺輒同幅時人稱之杜邠公在岐下以子裔休同年謁之悰嘗以事怪琳客或有爲琳釋解者且言琳袞之子悰不

答久之曰某自淮南赴闕舟次龜山風不可進因策杖登岸徐步適見一僧方修道前曰雪山和尚弟子教化某謂之曰何言弟子饒你和尚也

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揣骨言休咎象簡竹笏以手循之必知官祿年壽宋邧補闕有時名搢紳靡不傾屬時丞樂蕭相寘亦居諫官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笏復本聽蕭笏良久置於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笏曰長官笏邧不樂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衛公方秉政未見間佇立談諧頃之丞相出宋以手板障面笑未已李公目之謂左右曰宋補闕笑某何事聞者爲憂之數日出爲河淸縣令歲餘死其後蕭公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戸部頃之爲宰相

文宗時有沙門能改塔履險若平換塔杪一柱人以爲神上聞之曰塔固當人功所建然當時匠者豈亦有神沙門後果以妖妄伏法

盧尚書宏宣與弟衢州簡辭同在京師一日衢州早出尚書問有何除改答曰無大除改唯皮遐叔蜀中刺史尚書不知皮是遐叔姓謂是宗人曰我彌當家沒處得盧皮遐來衢州爲辨之皆大笑

唐語林卷六